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六

明與石齋

張石閭墓誌

張石閭者今大司馬公洪恩曰謂東昌張鳳翔也之愛孫望西華所偁爲山東

僑胥者也石閭名舍之字淵姜幼而韶令婉婉至孝事祖父母及

父母皆先志承順得其歡心自攜書就傅而外不離於膝年十二

從司馬公入京都敵薄都下司馬公以讒下請室石閭曰夕號呼

嘗望闕祝北斗云公不出必不生還及公出石閭乃歸就學爲諸

生既受室居別宅晨夕越陌視王父母几杖嘗夜分不歸夷猶在

戶側太夫人丘嘗勸就新婦宿但答云祖母在新婦當自來司馬

嘗云吾不見曾閔至孝曾閔亦如是年二十喪耦不再娶未期

死孺人卒悲啼感行路大小斂皆手自爲之苦塊靈牀下年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日每飯先奠乃敢嘗且膳焚香香間斷淚淫淫下戊寅冬敵又

入犯時父枕公洪恩曰枕公名宿子諱其墓謂後墓管幼安之爲人改名幼安爲威令引兵出

斷道威得不陷而議者猶以秦城下枕公請室石閭憤甚將上疏

白父冤諸兄弟持之曰今政尙毛鷺司馬公不時宜奈何爲此爲

父祖憂乃飲墨但從枕公庀棗餽是歲大禋人相食所至道路施

泉布全活甚衆間日一食庀糧煨奉祖父無怠或遺餌與僮僕已

終不食既至請室塊居感涕無已病遂作枕公閔甚令歸但唯唯

辭無病避人唾血唯恐親知壬午元日早起肅衣冠望鄉拜姚安

安人悲不自禁遂失聲長號嘔血至數升既三日輿疾還子舍頃

之聞威縣事白喜甚欲強視諸兄弟乃遂殂曰吾今得瞑目也石

閭才而慧工法書於諸代書無不涉能篆刻金石作蘭艸性慷慨

有僕連重負疫死其母乞緩償石閭取券立焚之望西華曰石閭



涇縣潘錫恩校

才氣明決遇事立斷不以阿好假人每當疑難衆議紛如石闕出
片語定之曰如何如何及經涉月歲論定如左券或事涉兩可法
用權與之商則屹然山立卽患厄坎窞中賁育莫挽也斯不亦
質直性成暢于義命者乎石史氏曰予觀六代時其子弟率多才
亦不甚享年如謝合沈麟之庾詵阮孝緒輩頗以內行澹逸完其
身名然所取於天地亦寡矣間有奇艱如芝艸之芟霜也石闕文
章行誼方爲世所推而獨以死孝名豈不難哉大司馬嘗爲子言
石闕最喜予書每隻字瑤襲之子嘗許爲姚安人墓誌未就而今
乃銘石闕石闕有知必曰嗟乎何先生貽吾之晚也且葬爲之銘
曰文木生火何以焚方淵生珠何以淪夫人有子愁芳蓀居然帝
夢虬鸞敏孝洪思曰必私諡也之名千秋存區區玉樓安足論

夏行之墓誌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洪思曰蓋夏文忠公允彝之父方餘公也文忠甫在門便
曰以銘墓爲請庚辰五月子在墓下文忠復以書來乞銘
而言之流涕子歎曰暖公知此時羣奸咸在上前早晚必
有雷霆之至也則既且不測故曰以銘墓相促迫乃對使
者艸艸與之不敵日果縱騎至子就逮江西行矣時門人
無一人見是銘者及余收文海外見徐子宇遠始知有是
銘時文忠與子完淳皆殉節死矣完淳又無子不知將奚
從得是銘近余收文巖中乃得諸廖子溶溶少曾入婁江
得諸華亭錢子穀
穀少從文忠游

史周曰余聞之達人以父爲天猶且愛之况又卓於父以君愈已
猶且死之况又眞於君世無有眞卓於君父者也卽有眞卓於君
父且不死愛之則是天下無復眞卓者學士稽瞻盛衣冠植畚拱
箕嚴視好閉見珮纁愈已則變熱干出心絀面熱頭膝委地蓋爲
是珮纁體勝宜然世遂無復眞卓於珮纁者乎雲間夏方餘亦達
人也幼嘗誦書數十萬言過日上口一日戲與客約自水次至郡
門上下樹表屢牀藥籤無慮千數行歸覆之僅爽兩條猶自嘗云

如此善訛勿令兒輩知也爲諸生試高等當受餼竟推之友弗受
曰吾能受餼餼能久受吾耶旣十載滯青衿益慷慨爲古文辭詩
歌引志踔厲跟宕羣輩袁履善先生素以文自豪偶從人家睹公
誄章手錄之置袖中曰是今潘陸也於是諸大姓爭交公者莆田
陳公衡時爲長洲令令以便宜條教諸大姓公館高氏爲代對牘
語雋甚公衡大驚問高氏誰辨爾語者高以質對遂大爲公衡所
知蓋攬筆輒俚方餘也方是時公視天下無一高於方餘者方餘
幾以才絀其身公衡旣入闈矢必得公屬學使者搜遺而使者驟
劾闈中無所得公文出乃對公唏噓以爲命憎才亦僭命公遂
翩然撞牙息機出解巾筓吹竽彈箏從諸酒人游占射誹諧誦張
鷹之言曰吾今而知醉之名人甚於名之醉人也方是時公視
下無一不高於方餘者方餘幾以身絀於才旣乃得奇疾水彭

腹突於背胛大如股力數十人移牀不動公笑謂胛腹曰噫甚

吾始以爾爲鐵石爾自謂文錦也今卽以爾爲文錦誰當鐵石

者醫來告公曰爾能三年不食酒卻內吾能鍼之公曰卻內可不

食酒不可醫曰且不食鹽公曰可耳鍼之兩股泉迸疾遂瘥瘥遂

屏諸物務一意內視洞然於天命之所歸墟方是時公視天下之

才無一有與於身身之才無一有與於天下其意以爲人有身則

才可廢有尊於身者卽身亦可廢也而竟以不廢甚矣公之卓也

公有田數十畝不辨何畔稅不辨鍾釜道逢佃民傅主翁亟掩耳

走曰爾大妄人彊入人宗歲時視家人輒仰屋椽曰是可作數日

醉卽不醉課諸郎業業就橫直視之曰是可當古某古某者卽許

之今某雖貴掉頭謝不受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

必宋之子是方餘公之卓也甚矣公之真也公入人家坐酒未舉

席次稍定公輒先坐主人方肅杯公從坐起曰無煩某在斯矣公嘗言太古之民質質而質之則不尊近古之民文文而文之則不親吾爲其親者入自內聞家人煎眉語輒避去語定乃反視牀頭贏數錢持去分丐子病民視無錢自取諸郎文誦之曰天下無復富於我者故自少迄老無憂歎之色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或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方餘公之真也余少許林類之言長而誦白傳所謂壽於顏回貴於黔婁富於原憲者至於公而二公諱時正字行之別號方餘生以嘉靖庚申沒以天啓丁卯壽六十有八有子二人之旭及允彝皆負名聲之旭猶爲諸生允彝成進士允彝之成進士蓋後公十年其登賢書先亦每允彝猶惜謂不及公之歡也公嘗望玉峯盼泖水而樂之曰死必葬我峯泖之間毋遠樂土允彝行營得岩灣之原右雲左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四

玉峯卓然命史周誌之於是誌其子姓營壤又爲之銘曰從爾媿爾鶴夫人有子何不足泖之外洵訝且樂若爾鐘擊爾鼓峨冠僈車同杯上泖之內爰得我所維爾舟酌爾水醴池糟三適吾旨殺以經書核以史泖之間式燕且喜嗚呼夫人何所不喜

倪文正公墓誌

主臣之際難言之矣螭蟻揚輝曦輪不光不見才則難爲主見才則難爲友固有聖主賢臣共集一堂殺身赴之而卒無濟於喜起之事當崇禎時天子甚聖顧天下臣子無一足使者熱視在廷猶扼心於倪先生卽倪一作視先生亦自謂聖主知臣臣卽死猶一當

以報聖天子而熒惑乘之載揚載止使聖天子不知所以用倪先生不知所以副可悲也夫倪先生與余同年初爲講官值聖主始且排雲霧以命岳瀆其所爭用舍及與焚要典三疏凜然社稷之

烈也稍遷爲司成定齒胃聽命諸子候入學所造士甚盛天下求
文字筆楮得其罪絮如蒼子之拜金璧卽使倪先生不至九卿終
老祠林其聲譽表見倍於鼎足而天子固已恒念先生不衰先生
家居旣五六年事太夫人晨夕盡歡鄉里待舉火者就若慈歲不
復談朝紳間事又見余抱足屢蹈湯火以爲破胎之國鳳可不至
也壬午八月敵取八城將攻關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覃懷彰衛
當事者謂公不出空有干將名不如畀之盤錯且使天子以爲可
使也一日詔下起公爲右司馬公以太夫人年高辭不就有詔敦
趣適敵大至破河間臨清徂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公乃長跪告太
夫人曰自瓊州公以來再世食祿今天子有急奈何太夫人裂所
襦示之曰爲爾旃也豈曰無衣公乃毀家召募得數十人李弟
率家徒佐之可數百趨淮上問淮使者覓鹽徒爲助無有應者

公歎曰吾卽不破口朝夕必達京師不以口獨遺君父乃身帥數
百騎持滿夾趨衝險出濟者十餘日達京師天子聞之甚喜曰固
知是吾倪講官也卽日召見問所以滅口禦寇者公爲陳情形先
後之數甚備上爲嘉納於是中外喁喁思公卽爰立朝夕有以自
著必不憤憤如舊時宜興亦慙甚自請督師亡何情見敗去而并
研謀首席甚急以賄口中宜興慮公一日至密勿形已乃告上曰
天下不治由兵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飈耳使元
璐爲大司農元飈爲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上心然之卽日
命公爲戶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與馮公分勞共治公以浙人例不
爲戶部固辭不許因召公至中左門謂曰朕知卿久矣卿志性才
猷非諸臣等凡見卿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勉爲朕任勞又曰古帝
王致治不過數人周四友漢三傑卽國初劉宋輩亦不過一二人

耳朕專倚卿可坐致太平公念太平非司農兩致辭久之上不許
因問卿何以佐朕者公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戶兵部合算
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
除勿以小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智爲權衡苟政
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奏未已上歎曰卿真有學問之言深裨
治道公乃叩首謝受事退就馮公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部
差簿正定而詭託者無盡謂差定而賄競之路絕旣乃請以餉卽
兼職方得以察鎮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時至公曉
夜持籌漏三十下繞牀不休因酌里道以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
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數百函纖悉備至故終公在部士無
不者而當營營苦不富疆鎮砂楮幣之說日聒於御公數爭之
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困苦公公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夷吾化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六

爲桑孔則吾能就東海老耳始西人湯若擊挾奇巧以開採進公
臣折之內瑞陰主以爲無害公乃具疏曰古稱鑄山埒於煮海原
其利害實相徑庭煮海其說有六海泄而已山須開鑿勞費一也
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共望其氣鑷鉏及之二也形勢所
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厯中年鑛使爲禍海內惋痛今復驛騷羣
心易搖四也臣觀萬厯會計錄據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當
時進奉威脅包承總爲民脂非由地寶五也有鑛卒必有鑛賊此
輩旣聚不可復散與口寇通六也其爭楮幣之說稍委婉納約旣
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皮公乃見蔣晉江告曰此事吾不獨力願
與公分之蔣公許諾公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皮皆因剪落餘
條於桑無害今以欽限逼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奸徒生事勢必
就桑取皮先蠶毀葉此何等時堪復騷動上猶豫久之蔣公復再

疏入乃輟不行而尊沓者日益進通州谷城受井研旨者謂詞臣不任錢穀請上撤大司農還議帷上曰鏡詢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上一日品諸臣至公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會作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褚館鑛砂爲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狂人舍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沈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著以原官照舊與共

陳生財大道上疑其諷切輒語曰今邊餉匱誦歷欠最多生衆爲疾作何理會公徐奏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只知因民之情臧富於國耳旣不懼亦不引謝翌日上御煖閣召輔臣論曰從來經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蓋猶憚公云先時公初狂講筵上方勤政留意啓沃每值公直講必前席傾聽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而烏程宜興互有倚據瑕疵炯然公於講筵直箴政府營私忘公上怒以手摩書仰面倚几坐公抒詞益朗頃之上乃稍前就案卒霽容受焉故前後講臣如支陳黃李體備九德未卽先公者也公當昌啓之際躡虎操蛇得其要害故羣姦弭耳伏不敢肆每一疏出如撞朗鐘上震廊序卽使彼人讀之亦相對口塞不敢出一語以故天下誦公者難爲德忤公者亦難爲害公凝然獨行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則崇禎元年三疏其最著者矣先帝每得公疏必黏之屏間出入顧盼以爲天下偉人諸臣陰憎之無間則引安治時華容洪洞以六卿稱外補陽奉之耳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使一詞臣進於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帷致其功卒抱日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平史稱陸宣公爲相其所聽信乃不如其爲學士時崔與之避位智於文天祥蔡夢鼎空官

賢於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亂主臣之離合皆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藁以為胙一作非封或晨夕以為終古七尺之

根麗於南極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歿不相亦歿顧不以不相歿者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先帝在天顧念來者曰吾

舊講官也是多誘者吾乃今知人嗚呼公諱元璠字鴻寶別號園客生於萬厯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辰時歿從先帝於甲申三月

十九日先數日公知賊犯關勸上一作王出東宮循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死士可以破圍召勤王師亦以為

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束帶嚮關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與神對酌出就廳事南面受纓題案云南都尚可為死

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遂縊死頃之賊至問公安在則陳尸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長子會鼎以奉太夫人家居不獲視

欽正氣集卷五十五

八

含歛次子會覃以拒口口及汗命幾死賊猶閔公忠得不死扶襯歸逢新命旌公忠第一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

子祭六壇有司造葬建祠京師曰旌忠其世系甚著在先瓊州兩田墓誌及家譜中為之路曰青州文始春秋著國南渡相土上虞

是宅五世乃著厥有戰克後秉高尚文闕賁跡屈於南城乃領赤社兩世而顯忤江陵者是為公父守八千石以貢大雅純德所苞

是不一世崑崙宛委蓋九萬里公踐寶岌以捫綠字韻稽捧丹佚盤伸紙董賈而下服就徒李時吐紅舌以舐天髓曰輪所經驪龍

失威惟有聖人式其靈寄烏兔腹之為內外儀占鞠今通春秋問答譬之蒼函寄靡不合代言講篇應本憶艸譬之環漢緯靡不可

遂包黃姚以至七朝華駢實登鎔為五金靡所不消策足立約以瞰天地視古聖賢如數馬尾猶有微畏朝聞夕死乃遂慨然扶掖

橋山洗血佩兮而登紫關上帝雖蹈亦領厥報右顧而咳左顧而笑世亦有臣可謂知道何必錢鏐斟彼雉羹何必徙酖決踵復還二子繁材能讀而書罵雄譽原將登父車何必金吾乃爲業娛嗚呼如公不以節著有其著之亦獲厥豎裨顏以支濟蘇以識由柴執經紹壺講德天壤之間亦大有人彈冠振裾翱翔太清何必同年棄筮毀車寶此區區如子者乎

周忠愍公墓誌

蘭香自燒膏明白焚豈其然乎自有三案以來朝家諸賢唇焦舌敝周先生適出都駮麻外藩未嘗執杓柄與哆侈角而三案負紉者必欲殺之以爲是讜論之主且當二魏時公從通州入爲太僕未數月仗鉞開府南中嘗艸疏有所發抒既曰非吾職亦焚去而附二魏者又必殺之以爲是必不與我者嗚呼使公行仁義而多

茲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九

冰稜蹈忠信而有疑角危遜不擇爲玉磔磔世或比之畏宏陽處父則亦已矣而公固醇然大儒長者嗚呼公之行今已著於天下矣聖天子之旌別寵異亦行且備矣而後之人恐猶未知公之所以元與世之所以死公者公之初爲御史也東林議初起公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顧憲成羅汝芳皆非是於是詆道學者愈沸公自是亦不復言東林也既罷巡漕出參粵西以敦頤所治南安九淵所治荆門者治粵西了不知其爲御史時浮沈八九年乃備兵通州召入爲太僕時諸名賢皆在京師各治職不數往來鄒總憲南阜劄首善書院每月一再會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糾之於是攻道學者又起明年公爲中丞治蘇州而童蒙先出爲屬吏疑公爲已來也又有所斃漕卒公將核之遂潛入都與諸失職者相要和而黨禍乃發矣嗚

呼□□鳥獸之將至也必先有讒說殄行與聖賢交捧於內而後
異類乘之蓋自先世如此矣徐兆魁姚宗文劉國縉之徒先詆東
林而後□□至□□至而徐姚無所居其功朱童蒙李魯生李蕃
之徒先詆首善而後魏崔至魏崔至而朱李無所呈其能士君子
不幸生值其間不能槁首與申屠同行又不能掩口勒金人之銘
則其見及宜耳公就逮至涿州家人歸贖予書曰人生如干將莫
邪必有一缺僕於諸賢中最爲篤鈍矣而禍敗若此公其憤之子
念此未嘗不揮涕也然不敢以此輟學問之事嗚呼道之將行也
以長孺之憲居易之率不見誅於其主道之將廢也以蕭望之之
信王嘉之慎不能保其身而榮賤者以咫尺蹶蹶動相笑也方公
之入爲太僕予已爲庶常無儼租借一榻從公廳旁臥公數約予
過首善予數謝不敢也及孫宗伯至數談三案事予亦微有異同
乾坤正氣集

然公不以是謂予不學予見公之言動居處飲食進退過於今之
顯貴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讒死死後乃白夫所謂以身殉道以
道殉身者非乎公諱起元字仲先三十領解成進士初爲浮梁令
調南昌考選爲巡漕御史時方德清以中旨起少宰公特疏駁之
嗣後中旨與三案共聞或謂公發蹤及公在吳門繩顧崑山崑山
與李實比而傾公然皆不足以殺公所殺公者道學耳公爲道學
以君實穉圭自命所枉處有實政不爲世之無非刺者而又無餒
餽巾袴之習今天子元年與贈廕祭葬特祠於鄉鄉里聞之兩者
爲之霽旱者爲之雨榷歸且葬以長子彥陞劾未克葬又後數年
次子彥基彥奎乃襄厥事爲之銘曰夫子之淳兮不爲予以樽兮
夫子之莊兮不艾人以自芳兮夫子之虛兮退與道居兮夫子之
寬兮盤以桓兮夫子之達兮勤而不伐兮夫子之善兮莫勝說兮

莫之敢櫻日食月兮袞兮鉞兮蘭春蕙秋允不竭兮

張文懿公墓誌

予聞之高徑齋曰凡論相者有相德相器相才格君心之非爲德進退一致寵辱不驚謀其遠且大者爲器救時爲才三者則張文懿皆有焉予晚壬戌爲庶常及謁先生於長安西偏時髮猶鬢式其儀型深嚴有度人也居無何予告歸明年再起爲左宗伯遲久之不至後進小子卒無以望其涯際以其時考之則道在默止歛德藏器亦以云救也何也德不歛則無以救世之夸毗榮祿者而興難嗜進之流咸自謂才才張而德乃敗矣器不藏則無以自救於高壙之下利嘴鉤距者咸出而敗我弓矢則才終無以自見也故歛才而藏於器歛器而藏於德歛德而藏於道此三者先輩之所貴也其貴之何也人莫不自謂才而姑以德讓無才者及謂德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器之可顯庸也則又以才爭敗之故世之有德器者則必處於無才其誠有才者並不敢自謂德器也文懿公生於盛時翱翔桂林凡處於柄相貴臣臧否騰沸之日皆有以靜銷默奪平其競心或值人談朔洛事笑而不答或舉觴微屬之耳間談先輩楊文貞李文達則欣欣乎有意其人故天下昇平君心無非福難不作雖有伊傅之德皇夔之器禹稷之才亦楊李同智矣如其不然退而卷之與樵夫牧豎等其鄙樸亦以救世之溺於貪淖焚於燄火者也先生自萬厯戊戌成進士出安福劉文節之門讀書東觀庚子授簡討甲辰庚戌丙辰三較南宮所得士被於天下丙午一典楚試已未以小詹得知貢舉近代詞林典文昌之盛未有如先生者而先生自庚戌時爲東宮講官十年闕近中禁更廷臣水火搏石始爲並封中爲槎擊終爲紅九移宮刺閨之牘前後山積子弟或問

公公愀然曰古人不談溫樹柰何批人骨肉間也或以縉紳談但
以止孝止慈導其窳鄙不旁溢一語時以爲質於太丘文於萬石
云天啓癸甲間先生業堅臥權貴猶以揆席要之門人魏道冲方
執魁柄亦不樂有先生乃以壯年久病停其籍先生時引弟子巖
居川觀怡然笑曰久病之年一何壯也其歛德藏器深澹如此夫
闕近青宮而無畸重之論與權貴同里閭不濡足其間此其人豈
可得而榮辱之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真是與蓋其正也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蓋其平也先生諱邦紀字完樸其先義興人始祖旺從
文皇帝定鼎北平占籍燕山衛及澹源公封禮部左侍郎是先生
生先生卒於崇禎己巳十有一月朔距生於萬厯癸酉九月朔享
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永祚戶部郎次永禧亦爲郎高磴齋出先生
門相念最篤先生旣以庚午葬京師駛駕莊之陽磴齋恐其久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湮也命予垂誌之爲之銘曰陵谷可遷德不湮也履正與平爲中
行也以道易位非所貴也與時苟同亦非其類也隨物之衡不足
昂也默默之槩潔以方也雖不得相得所尙也世有哲人爲之狀
也以是救世亦有所况也

朱完初墓誌

予觀古諸名賢早自奮拔者類有家學再世乃昌若程大中朱章
齋其較著者啓禎以來縉紳中有朱美之言行恂恂壹本乎程朱
而情心敏識洞詣古人仰觀俯察備諸奧妙予心儀其人必有再
世積五六十年學問旣詢之乃知其尊人完初公古所謂大中章
齋也公於學無所不窺凡天地厯律兵農禮樂下及醫卜之書靡
不覽究其所發明往往古人所未有其言曰天地之理皆妙於用
逆皆藏於歸餘如國家治亂興衰之故未有得力不在憂患失計

不在渺末者又曰天地用逆聖賢用順天地用明聖賢用清故其學以履順體清爲本間以語人不盡省也公諱一儒字季醇別號完初南宋時有朝奉大夫千二公自新安遷於海寧遂爲海寧人十一世爲侍御公諱瑞登嘉靖辛丑進士官侍御史有直聲爲要人所忌出守皖城稍遷井陘道副使棄官歸絕迹城市侍御公生紹舉公諱履僑紹舉公娶祝孺人生公公生而穎悟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九歲居祝喪哀毀如成人鄉里僦之紹舉公亦以此奇愛公公以哭母日夕哀慕每讀書歸宛轉就紹舉公膝色笑無方而紹舉公性素下或怒發不可解公一日佯臥注雞血簀中以嘔血聞紹舉公大驚曰兒何爲至此據狀泣曰兒無狀無以慰大人使大人怒不禁誠媿憤懣欲死紹舉公驚撫之曰兒幸自寬吾後不復爾蓋自後有怒見公必中解也公初娶於吳不踰月卒查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日蔡公於公世好遂以女歸公爲查孺人公與查孺人念祝母蚤喪每日必涕事紹舉公及繼母徐朝夕定省眠食無間也當是時士學日異輦輓相悅公獨不看非聖之書每云行事不本家禮文章不本六經此猶與廬飯相啗耳公凡十上棘闈始舉明經卒業南雍乃浩然歎曰吾祿養旣不逮二人則何必祿養者取鐘鼎事付兒輩可耳於是美之兄弟亦皆嗜學公爲長架發萬卷恣其敝暇每三餘集羣子姓卽席徵類以事多寡爲殿最示勸學且自樂也及美之旣登第宰旌德諸子亦皆以文顯戶屢日滿公夷然謝之一日巾車造旌川觀美之治狀未入境見山水清淑百尺澄澈野無罨繖喜曰是足旌吾心矣旣入境見縣庭寂然門無囂訟乃益喜曰是使吾爲令不過如此無何念徐母朝暮缺定省輒命歸歸而徐母病且絕公躡踊號慟不移時徐母復甦爲和藥進之不

數日愈歎以孝感而公自傷祝母蚤喪不及見兒曹成立陰涕泣時時卻食至是疾作遂不起嗚呼公之生孝能使徐母絕而復甦其死孝乃以祝母生而自賞蓋自曾閔無有也公甚警敏遇事先識故整暇所撫諸族人子弟甚有恩有從祖死子幼衆咸利其有公爲紀綱印券得不動及其子塲產已散其家願減價歸公公不取其一畝一舉公卒時徐母遺三女公厚嫁之所得徐母家與祝母家等而查孺人又爲公相凡嫁三姑皆罄筐篋簪珥佐之歲時植家祀竊釜必親先奉徐母乃及諸子姓一布襦數十年不改見公三十未有子輒爲置側室生子琦未踰年遂舉美之視之如學子也所教子姓及諸羣從時時取書傳及諸故老談說可懲勸者揚厲之嘗謂美之曰人有善惡天無古今但當爲善以待之耳爲吾書古天廬三字吾將終如此卒以是終舊史氏曰古之賢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西

者非獨外傳亦內教裕焉余觀朱孝子及查孺人行事皆卓然無藉冠佩而冠佩乃從此出其有美之兄弟無疑也美之兄弟四人長琦次美之名朝瑛次朝琮次朝珩皆與美之同母將以某日葬公與查孺人於某原爲之銘曰百行之原唯孝弟千年再遇得名世徽國之先此爲繼和順道德理於義近則有祖遠不替玉璞金渾啓精粹家學將昌美乃濟遂爲考亭執左契圓淵方水萃於是

殷太公墓誌

予觀宋篤行傳金谿陸賀以布衣治生其家節儀制取之君實其農圃廩積取之希文以贍井里訓子姓宗族備有條約其後達人遞出以爲聖賢之學不藉文辭具體用茂著於家不過如此也士大夫刺肥擊鮮乘車過里門父老走匿蒼頭徵租呵譟寡取遺穗固當而口循經書謂聖賢備是奚稱乎丹徒殷麟野少習春秋洞

於五家之說一意謹嚴不屑爲浮靡競時尚以是試屢納或勸之
從業公曰聖人之意不過如是足矣鑿并得甘泉豈必雕欄乎公
嘗云劉訐有言士以德行為先文藻雖工猶之土龍不可致兩故
公事父紫巖公極孝父歿事祖母馬益恭謹與諸父談恆辟咄負
墻而立諸弟勃谿必具酒脯啓蜀告先靈勸導之或爲割產償逋
改行乃止諸戚屬有歿不能葬貧不能嫁娶者皆於公焉歸外弟
遺孀茅撫二女操行甚苦公饋粥之爲擇配治奩資茅旣齋志公
爲治塋耐於張氏之域歲適大祲老羸告飢公悉所貯粟賑之粟
旣罄繼以松山日使爾樵蘇有繼可當一飽蓋焚券輸眾所莫莫
難者公產不逮中人恆賑貸爲富室先口不言福報而動與善會
或問公爲陰德乎曰吾先世白東山虛邨二公皆行之吾先君紫
巖公亦行之吾德不逮先人何陰爲之有公爲事有緯繡條理井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然嘗歎曰吾般人也南渡以來十二世矣宗法不明後子姓道路
誰知之者乃議於曲阿雲陽建宗祠立祀祖以大合族又於黃墟
分祠葺輪奐埽豆旁置義田使社有師族有長家有老出入有
簿正婚葬賑贍有所出自十二世而下墓各有田歲時伏臘無缺
自是范文正家法也嗚呼文正身爲卿相四五十年以置是不足令
文正起布衣如陸金谿坐藥肆料理中外亦何遽爾而公皆優爲
之公之規慮遠哉世之縉紳擁厚貲私其家學不逮公霄壤也公
諱光啓字開之生於萬麻丁丑卒於崇禎戊寅享年六十有二餘
子姓載譜中般之先皆在潤州大司農石汀公所錄唐殷侗廟碑
稱其譜系濬於元鳥者也是且葬仲子職方公命予爲之銘銘曰
黃虹之墟爰有賢者麟紱之野乃紹白馬三世載德是生石雲膚
寸崇昕以治有殷披其文相其質仲淹與賀爲儀式嗚呼千年視

茲無極

費太公墓誌

張福水曰子在大滌費季子至自嶺南而
詩銘焉宏光初子爲秩宗復以此爲請

潮州南龍之奧庭神明所嬉發爲冠裳如帆如雲卽不發以爲男子亦洞達有以自樂費韞生出予門從栖大滌嘗勸予游潮州觀道場山子病未能也旣詢其家世乃知道場山者爲贈君之隱居贈君沒與朱孺人皆將永藏焉贈君諱杞號南溟其大父何山公閔朗有大度舉於北都爲安□司理稍遷荆□人至今思之子仰何是生南溟公公生而齊敏開爽類大父讀書目數行下春秋史漢及百家言覽再過皆上口以唇命寸皆成誦久又不忘顧自以早失怙不樂仕進嘗歎曰人生讀書就業仕亦爲親耳當爲家乎又當萬庥時久積蠹潮中盜起公謂此非長無事者遂棄去學騎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六

射尋復棄去學於奕算遂精妙出其流輩嘗讀魏舒傳見其射奕皆造第一起摩腹曰使山濤邇我我其爲陽元矣有鄉貴人至同里約往謁之當寫皂簡公笑曰不知郭有道見陳蕃當用何刺也遂絕去張廬於郊外之道場山山多古□所接不阿僧亦不佞佛以其直率勝人繁縟至與朱孺人春冬往還□□視鄉里貴人彩鷁連騎泊如也孺人長名門以穉嬌女直指襟□公女弟下於書生顧布素操作屏諸華滋有梁孟之風旣而昏嫁漸繁又困於戶役產不進嫺戚窺公疑不能嘯傲如平時公固無改指男兒曰爾視有書曹豈著青衫歲首拂巾者乎休矣引杯看書已後就奕取棋子慰腹曰此着誰設敗者而孺人身課織督種計釧珥微息手不停指居亡何三子各就饜序又亡何長子景耀以戌午舉於鄉公乃攜杖作野服取白社歡往來弁山道場之間及孺人歿又十

二年而季子景焯乃成進士明年龍興授中書舍人贈公如季子官朱母爲太孺人予嘗覽隱逸獨行之士率孤往鮮繼爲之於邑也今見公易于春容無荆棘之行其子姓率鵠起卓犖有以自見何必賣屨制口遷黃門而栖於陵乎公生於萬秣丁卯卒於崇禎壬申壽六十有六孺人生於萬秣丁卯卒於天啓丙寅年六十子三長景耀登賢書次景焯次景焯卽韞生也今龍興之歲將永藏於道場山之陽爲之銘曰高才不營官天亦畀爾官高隱不營山天亦畀爾山有道所居居之卽安子孫繩繩爲爾開墮

林刑部墓誌

洪思曰林生同鄭牧仲會叔祈來滄上問業時日以墓銘爲講言輒泣然流涕

甫有林生昂霄方韶年博通諸書下筆森麗高出晉魏俯視隋唐如掇也顧多半駭攤幽之言子視其人珠拳玉削表裏名家宜無

乾坤正氣集

卷十三

七

所攤幽者徐繹其旨乃獨悼其親負經濟未果以劬又茹苦不蚤顯揚焦然泉魚之懼嗚呼竹枯而笋爭蘭刈而芽茁以林生才揮拓青箱十百於世之蟬聯翺翔者何詎多愁乎生之父爲澹宣公

諱咨益字養要唐忠烈蘊公之後甫望族也王父中憲公大黼爲

銅仁知府生三子其仲卽澹宣公澹宣多讀書四十六乃第授行人稍遷爽鳩不移載劬劬僅五十有三名播天下而位壽僅中人

是昂霄所爲拊心也嗚呼自萬泰而後考選始沛諸清曹手持驚翻取銖鑽如寄待年江沱蓋亦有不數載擁膏刺肥如萬石之封

者天啓之中年朝拱叢生捷足者翹鬪而窺鼎耳澹宣不以此貽其後人後人亦不以是貴澹宣而澹宣何卹焉昂霄曰子悼父之

辛苦慈孝以績者之進蹈耕者之卻也人讀書不過數萬言揣摩不過數載負組印去耳父手裏書數千卷下篋數十年僅有中郎

之獲且當昌啓之際馳驅原隰五六年往往上絕攀喬下絕扶蘿
得一刑曹而謠啄隨之齋志寄旅北望錢塘怵焉心湧今踰十年
堂構之未成誰厭墓石艱其香草者予觀郡史吾莆諸先輩蓋多
有身都卿貳歸無宿春者又或起於窮簷束茅自立安得蘊藉漸
序如澹宣澹宣生而韶令神檢日上銅仁公在雷都時爲臺幕端
公方八九齡從諸御史游諸御史過臺端必呼公周折陳詩取壁
上桐鼓之一再行無不人人自失也丁酉發憤屏跡南山不歸郡
市庚子始以禮經魁於鄉及事銅仁公者三十有一年丁未改經
已進後蹶癸丑再卻乃秉鐸楚之湘鄉剪匏射狸歌蘋藻考彝器
脩劉文公之治丙辰丁顧太恭人愛歸廬子舍獨奉余太孺人余
孺人公生母也旣免喪乃泣別獻策成已未進士先後起躓者凡
二十年嗚呼難矣然終不以是少挫其志亦不以是輟琴書之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七

及公之爲行人攬轡興思稍見頭角而謠啄隨之方是時亦有枌
榆之耀勝薰尺五而公僅得刑曹偃蹇以勿嗚呼如公則固永貴
不誣也公進不違時退不舍道不以桑穀買其筠操生於萬秭甲
戌卒於天啓丙寅孺人方氏督學認庵沆之女祥惠研書所事姑
嫜佐夫子處婢媼僮僕備有典則嘗嘆曰佐家不百年教子不聖
賢猶織斷絲翫斷烟耳生於萬秭乙亥卒於崇禎己巳年五十有
五男二長騰霄以錢塘扶輿歸後十日從澹宣公逝次卽昂霄以
父命爲伯氏後居常號泣痛其離屬借文采自誦世未有知之者
予窺其志誼興蔡無窮女三男孫一以崇禎庚辰日月合葬於滂
谿之鄭山銘曰有驥伏櫪終機刺兮蘭石堅香不苟膩兮前緒後
綏清且闕兮昧旦鷄鳴風所治兮從以鸞麟獲其類兮何必南山

之麓莫厥位兮

李大守墓誌

洪思日子少過西山意其中多偉人而李
常德最爲長者亦頗矯首拂衣魏瑞時

古之良治貴州郡賢者意自發舒每每謝朝職請郡至使郡治良
於爲相今貴給事御史賢者舍臺省必無所發舒卽龔黃朱召出
曹郎睨視之如手數馬嗚呼使世之顯貴人竿牘走於隼兔其功
也又雕墓而舞其尸嗚呼可已矣世有善動筆爲文章者將次熟
譜令循者輟傳乎常德守李公禎甫諱時啓漳之平和人是恂恂
天子所共藝民者也李公以萬秣丁未進士繫紉廿餘載誦義鄉
國無岸曲之滯僅稍遷至中大夫是豈待捐舍而後以孤立雅澹
表著時俗得一第眠食欲飛望美箭上下激射公以己酉知新喻
所爲新喻治益苦七載去喻始得戶曹主事又內艱未詣曹三年
始主曹政五載始郡常德又四載引告歸公之在宦途如磨蟻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九

旋也方魏瑞時桑穀菌芝列於市士有爲曹郎一麾咄咄若玉壺
之離唾者公時已治郡能聲播都下遷兵滇中瑞乃事遠略功名
自擁而公顧以此時矯首拂衣是不爲鐘鼎易介也明矣且如公
才動止整暇所當天下劇處戍己之間邊羽已殷三吳薦饑公時
在滄墅疏其咽會使戈船不爭庚突無恙非獨衡石之治也常德
又黔滇要衝召募所過葵絕棘生公以區區吐誠鏤心使伍無脫
巾之呼戶免轉輸之患亦豈爲九折乃退也乎士滅頂浸於功名
豪不豪多膏耳臥牀夢棺猶有舉色見人澹然循牆下車謂是無
能者則何所取仲尼鄉黨而稱之公旣肅穆爲邗家所宗出欸段
比於乘黃時時課子弟以家世儒素勿以炎利相尙輓近士大夫
卻掃恬守稀如公者嗚呼嚮使公從喻起家得考選爲給事御史
跨躪上烘人亦猶是淡水耳而公顧循牆爲有道所稱衞任之名

何必滅於節鉞乎公垂幼聖天子乃出魏璫殄敗廷論不與璫者
公以引身見貴推參政浙藩公卽已焚車然自是車耳無敵矣公
世居西山曾祖謹爲貴谿教諭祖約王府典膳父孟瑜爲益州教
授余未束髮嘗過西山見其山谿深情包秀意其中多偉人間逢
長者云此間巖岫得通潮與滄瀛往來當爲名區今公所卜葬乃
在浦東大副之山是過潮下臨大江者也公有子五人友一孫九
人皆炳蔚世其家而次子曰錫從子游爲請勒其石銘曰有龍西
來飲於江潄虹霓從之采采覆野暗德自天石槩來下徒彼熊蟠
石馬亦有良史實表長者遺惠與直蓋其志也

汪生墓誌

張福永曰汪生道衡夙惠而鮮其父石蓮
哀之甚爲輕數千里來乞銘慰其鮮也

嗚呼人何必萬石之子舉策而浣衣袴蓋亦有持數不盈遜齡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平

反其舍人何必太丘之家前脩而誇後踰蓋亦有懷德無名終死
而逃天下人何必鸛衣黃舌而稱文章蓋亦有吐鳳雕螭髮盡齒
落而名不颺人何必抱足持首攜子屬婦而後僵蓋亦有盈前驕
稱不必帶索之翱翔嗚呼維汪道衡何爲云亡嗚呼人莫不勉勉
克家以貽乃子維汪道衡勉克家以貽乃父人莫不直厥美以
其子之父爲父維汪道衡不直厥美以其弟之子爲子嗚呼無名
不盈維汪道衡誰爲父者爲今侍御汪石蓮爲之父誰爲子者唯
汪介仲之子爲之子誰爲述之曰張有成誰爲銘之漳海黃生銘
曰菌醴朝生何所蒂封顏比彭杳何閔營魄上下莽還匯反乎復
乎何所屈子行復來榮哉艾茲何苦者草蒙穢鴻濛與游何復來
嗟乎使石能言亦甚傳哉

張太公墓誌

洪思曰蓋張玉笥之親乙酉二月將出都祭禹陵時玉笥方予告歸來乞銘

記曰孝道通於神明履順之至自天祐之豈不信哉東陽張贈公諱希武字敬勝別號淇園其先汴人始祖潮爲東陽令禦寇死於難匿屍池中雲四起覆之賊大索不可得遂家東陽爲巨族自蕭梁迄今代有聞人高祖錡博物多聞爲濂洛之學爲家范垂於後是生嵩城公泐泐生汝吉公梅汝吉生二子長希文次卽公也汝吉負高致喜園居闢幽逕與高人往來公築舍其傍蒔竹數千竿從竹中窺人間出奉杖履俛綠雪園故公亦自號淇園云公慷慨多奇弱冠補博士弟子學使者異其文每試輒屈其流輩顧以薄僞學謂是餽釘腐鼠不足業也必藉是取鐘鼎奉所生則黽勉爲之不然無庸也於是博刺經史談名理作晉魏元言於詩喜高岑於人喜魯仲連李白嘗言人力能扛鼎何難能扛鼎不動力爲難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耳防叔紇抉宋關不自爲勇今人得一第栩栩自多可鄙也或問汝吉公翁老何以起之公曰大養志小養力吾家本滫瀡不乏奉色笑之不暇安能以得失鬱鬱貽翁憂乎及汝吉老寢疾日夜延醫禱羣望請以身代肩涕下自枯猶怡怡視湯藥惟謹比屬續攤踣仆地幾不起遂痛毀骨立甫及禫母夫人亦逝公於是逆絕火食不啟齒者六年遂棄青衿謝絕人事曰吾祿養旣不逮又安能向都邑博士脩誦容之歡已矣吾必有以起二人者公時甫四十二子俱有聲庠序公間好莊老陶其伊鬱於齊物秋水之義翩然有合而時時念二人形神益瘁以絃詠瀉之不浹也戊午七月三十日示疾遂卒公生嘉靖甲子三百二十二甲子矣公間語二子曰吾以病自放無以起而祖曾祖者而能則猶之吾也不能必勿葬我於是甲申公歿已二十七載次子玉笥公始以太子太傅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返贈嵩城而下皆爲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如玉笥公官時國家肇興戎務倥偬玉笥公以至性哀懇上特予給假營兆固知淇園公之操行篤而貽謀遠也詩曰孝子不匱是之謂不匱也矣公配虞縶封一品太夫人子二長國縉次國維卽玉笥公也與子同壬戌籍配李縶封一品夫人有子三且葬玉笥公命子誌且爲之銘銘曰日中之王孝者相曷嘗以疾故自放天門寢寢金甲仗履有積順得其上三九乃宅帝所睨文人之卣錫桓壘

王太君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七月蒲中林太孺人乃逝太孺人者戶部都給事中王遵五先生之母也又四年己卯遵五援琴旣踰載朝之待之領垣遵五依依入事嚴君出爲太夫人卜葬服勞無方將以厥冬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三

三

遂襄大事史周氏曰善哉遵五之孝也不以華要易孺慕不以一日之資先世澤不以父在榮養爲辭於是遵五命之爲誌其墓誌曰林太孺人十五而歸王家十六而舉伯子二十有一而舉都諫公蓋踰中身而始封僅以板輿一就令養如此乎豐積而嗇取也太孺人以婉婉掾家事其姑伊甚孝佐封公當戶甚謹身影操作井竈杵臼之間者四十餘年猶以鴻羽之義重於萊衣如此乎其割情而篤於誼也太孺人以嫻睦著閭巷事伯姒如其姊伯姒旣失姑懼左右以之歲時爲姒氏問贈中外無乏所嫁伯姒女逾於已女猶不敢一息問伯氏之遺如此乎和孫而敦於德也語云庸婦多福健婦多索世所奉爲坤教者類然矣然觀古彤史百有餘家其秉內政成儀於壺者咸有緜懿爲後嗣師非僅取庸砭健之云也子與遵五游垂二十年見其敬慎周密大心定氣疑有所授

衛而然及讀蔣宮庶所爲王太君傳喟然嘆曰夫是得所爲遵五者矣遵五起家坐掖垣八九年先後同事擁旂常而去遵五獨棲遲夷然無喜愠之色與人語湛審內照洞見肝鬲太孺人食貧操素屢勉無怒每旦起持絲枲匡坐簾中竟日一磚子婦僮婢時過於前未嘗出聲雖雷雨滂沱雍容如故封翁嘗見之笑曰爾寬緩如此何濟於事孺人徐曰諸忙急者亦何濟於事嗚呼此君實所得之姊嬈也遵五又謂太君平昔無夢凡子婦促刺哄語夢話但徐笑曰無有嗚呼世所謂名利競逐若嘔若寐者清醒視之亦豈盡有乎舒行安蹈乃進於道紆聲夷色乃宿於德子今乃服膺於壺宗之言太孺人生於隆慶戊辰距丙子七月十二日壽六十有九再膺封猶稱孺人同產五人長家賓承嘉主簿娶陳氏繼於李男孫三賡起娶於戴賡俞娶陳賡良娶梁次家彥卽遵五先生壬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三

三

戊進士與予同年歷戶科給事中娶陳孺人男孫三賡恭娶於陳賡靖聘於林賡皋聘鄭次家娶於丘男孫二賡徽娶陳賡裳娶曾次家寔娶於陳男孫一賡階娶於林次家寵娶於鄭男孫四賡睿聘吳賡毅聘陳賡端賡夔未聘女一適於方凡男子五入女一男孫十三人女孫八人曾孫男六人蓋自有太孺人而王氏之後乃大矣且葬於王鳧山之陽爲之銘曰大海愉蛟龍趨之巨源將將梗枻敷之佗佗母師明神扶之顛叩碩人天子俞之鬱盤靈丘億麗都之亦有穹碑行者墓之千秋嗚呼

魏太君墓誌

洪思曰魏氏世有孝婦而孝淑之行事乃以中嚴獨著此黃子銘墓之意也

自吾之不獲事先慈也日求其似先慈者而事之蓋六七年而聞有魏太君者魏中嚴之母也中嚴起庶常爲給諫切劘時政動黜

座旣以論璫坤見摧

張福永曰太監王坤時欲開鴻臚要功中方嚴爭之甚力乃請官歸一時頗有詎諫聲

論璫坤時章五日不下同列備備謂君有母柰何循水淵之蹶中嚴怡然入見太君魚雅如平時出對賓客云家慈之訓也以義養

不以祿養天下翁然高之念吾方泰啟時引疏出煤窰三曳三焚

洪思曰時有疏論魏中嚴葉文中公力止之日爾有母方至自萬里之外諱不得如此乃三疏而三焚之亡何以講寔性忠賢乞侍

養即先慈亦勸吾遠去勿爲死餌事促刺豈得如中嚴太君之爲哉太君生於海倉澹齋陳隱君之長女幼而莊靖隱君奇之不妄

許人獨與營軒公善乃許營軒之季是爲魏贈公魏之先有高王

母廖者以乳奉病姑旌闈巋然至太君而益以孝著太君之事舅

姑温清定省不遠於側及受命分舍距百餘武每得甘脆不先獻

不入口於是營軒公老矣繼室施母性稍卜諸婦莫得其歡獨謂

太君之孝也施母病瘡藥勿効太君以口噉之瘡爲裂病因以愈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凡治千金粧嫁施母女施母亦不爲意也營軒且歿謂是夫婦善

事我分產欲上諸子太君諛不可告贈公云伯仲均也勿以父母

私愛失兄弟歡贈公亦欣然割腴以益其嫂鄉里於是稱媿睦也

方是時產旣分人事不減於昔贈公又素豪曰有所從游太君從

簾間占客見諸子儒冠卽治具曰是無奇猶有俎豆之氣間有胥

吏往還輒輒然曰此曹不宜使兒輩見之耳一日贈公從澄邑來

道邑令失庫藏誣及邨民太君曰公能白白之不能何控婦人爲

者裂機上布佐之公欣然出事竟白故贈公之好義施於州里焚

秦踐諸則太君之爲也太君旣舉二子念祖父母未就窆時滄然

一日風雨挫所居屋贈公持數金出市瓦太君止之曰王父母在

霜露吾夫婦何所避風雨於是王父母始克葬次當葬營軒而贈

公歿太君拊搯未嘗不欲絕也顧視中嚴曰爾能爲爲之吾以爾

存蓋白是中嚴益強奮挾策徒走出清源入武安歸太君必問所
友事何人也見其言動似古人者則殊喜或非時歸必停口又施
母病亟親爲浣廁不解帶者旬餘歿之日哀動行路人皆謂文江
魏氏世有孝婦也居三年而中嚴登賢書又三年成進士讀書中
秘屢請就養不許時海寇犯里中燹火照屋梁人盡竄去太君獨
坐廬下賊至問夫人何在此曰有舅姑輸在誼不卽安寇遂感歎
去及中嚴改授給事中詞林諸先輩頗爲動色太君聞之曰是吾
兒靖獻之日也趣板輿至京邸中嚴方論列禁近及內操諸大事
天子以禁臣新發抒優容久之居無何而璫坤事發璫坤者以觀
容發邊釁欲搜市賞餌邊林阱諸邊臣中嚴力爭之既奉主簿論
婢僕相耳語太君怡然曰吾正欲歸耳中嚴出庀冠珮宣勅命如
奉新綸太君亦它它拜庭下曰非是無以報天子恩余時方在放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十二

五

洪思曰時黃子以削籍得放歸故曰方在放也子先以救錢龍錫
降級調官復上三疏得乞休致壬申正月又上一疏言陛下元年
在師上六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月皆在是父小
人勿用之防誠不可已上怒始削籍爲民二月遂發張灣
待養歸時崇禎壬申之二月也子舟發張灣太君舸未至璫遺暴
客夜迹中嚴以刀劫太君中嚴挺身出就死太君抱中嚴大呼爾
爲何人除忠臣又除孝子吾篋篋俱在汝任取之賊舉篋置岸上
搜之僅餘俸薪金於太君一簪一縷無所動岸上人咸謂直臣賢
母藉暴客以置及歸抵里舍惟是贈公所未竟孳孳幸觀開淤塞
豎橋梁立文社義倉施灰葺葬勸喪助喪顧中嚴曰凡是數事皆爾
父欲爲今賴克舉惟爾祖父母未葬子二十年逆淚狂焉旣葬祖
父立廟受田一日顧中嚴意缺然似有所請中嚴心諭以爲外父
母也乃爲澹齋公祠置田焉蒸嘗不之於是紫芝生於義塾紛葩

九枝塾去中巖家不數里中巖之所棲遊也都人士以太君純孝
與誦稱旌太君亟止之曰此屏間事何所溷華表名乎居無何疾
多無所苦顧中巖且訣中巖泣擗所欲言但云忠孝足耳他無語
遂溘然逝嗚呼人盡子也太君以中巖顯中巖又以太君傳予嘗
從中巖聞太君遺狀退而歎曰孝之與慈貞之與廉猶芳之與香
與太君事巖姑曲得其歡心曰姑擇婦而致婦不擇姑而事是語
可經也先世所遺僕太君不敢名高曾遺允無歸者皆鞠之終其
身是豈續堂前之型者乎中巖初受館同年寄黃金鑄名其中太
君亟麾之曰噫是知之者巖矣方中巖未遇時族人暴其垣墉宗
老爲之邑巨太君勅不較僅讓尺許是亦豈昭豐之訓夫其天性
然也故孝婦多慈廉家易貞猶芳與香同質而易名予嘗感廖孝
節之行欲置生芻觀其墓未能也又聞其山川清蔚宜昌後今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十一

美

之孝淑矣孝淑享年七十有七封太孺人贈公諱繆子二長呈清
次呈潤卽中巖也戊寅嘉平葬於鼎山之南與石崗對峙石崗者
贈公之墓距二里許南北相揖也其山發於吳鋒迴翔舒翼如丹
穴烏雛鳴下食太孺司柄筴寶命之以服無射爲之銘曰上朔朱
鳥餐靈芝南庚黍華世所師有孝有德天綏之嚬竹□岡相與儀
簇寶六瑄遞爲吹子惠歸良世乃來春露秋霜里閭成思是亦吾
母爲銘昭慈

萊峰張先生暨配林孺人墓碣

某山之陽有張萊峰隱君之墓其銘曰德者久也素積富也磨雕
之槓不可保也突磚易玉盜之有也涓脩之業可以爲後也鑄金
以表或取之號呼之樹難與日守貧與道相求後千百年於其子
於其友張萊峰者諱延木字參材子友張煙叔之父也張氏之先

有遯叟翁播宗屯中再世而昌既又一世爲比部公諱綽迨事孝宗爲尚書郎自是七世皆以學顯伯叔鏘鏘於先有光公及伯兄青青其矜力田不逢舍其小山徙居東郭爲東郭翁嗚呼人挺於盛門克自負爲儔輩所獎悅卽腴食何難瘦食之難吾嘗見公像自其先時不肥也特寬峭有幽致逾六十舍祭酒爲民爵霜露之候過其先隴或百九十里不昇必步健致七十爲鄉賓扁其里門再東西讓謂此富柔好者用保家貴士夫用豫木主吾何爲此嘗微言吾兄弟貴蚤不得教授里中今爲里老約爾屈詰吾正之吾憚罵人也張煙叔曰公家緇於會計遇敝履破甑又輒藏之蓋織圃如此故其產益落夫公旣爲世推重不敢自設長益卽賃居東郭彼左右隙平畝歲植橘木奴于頭仰掇其下益以蒔眎于石韭于石蒜卮茜于石敵國矣太孺人歲時茹桑是爲漳絲然且不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以夫蓋且督諸曹郎者是不有所不爲乎則難乎公侃侃篤於倫行內持摯於太孺人故益不苟嘗卻人金爲白出罪死人問之皆辭無有也他孝弟從子紹和皆能誌之子與煙叔游傷其志爲銘其碣又爲之表表曰是維名家脩樂比禮松枯不萎蘭漸不澤反嗇歸樸衣仁冠義是可以爲人師事厥父母必稱厥旨言不誦口行不迂視黽勉色喜是可以爲人子撫兒之孤以卵以翼穀鷄仰哺不任其德是可以爲人弟我則不營前人之廬我則不糜前人之書榆俎荆弓優貽爾居是可以爲人父閭井不爭府君不怒抱孫當車休徵上聚是可以爲人祖是八十一隱君暨七十林蕪人之墓

祭余經世文

維爾英傑從子車下徒步出關辛勞夙夜匈奴未滅爾何以家裏

草捐軀誓言不誇別爾兄弟謝爾妻子駿馬雖枯其骨千里非無
公侯而少干城壯氣飄飄尙從遠征寒風撼山如聞其聲尙饗

祭林伯麟文

爾何慷慨欲洗國恥投筆從戎遂止於此宜獨爾君宜獨爾民惡
彼腥羶遂捐爾身千里區區丹心赤手雖無鐘鼓亦銘不朽陋彼
書生白頭牖下殉錢守官爲世笑罵維爾間關獨知所歸魂無不
之馬首是依嗚呼尙饗

祭高太史文

嗚呼感有締乎余心情難消於世劫蓋彌日而轉愴故臨風而獨
馮繼後能來詎西州之扶醉哀至則哭匪素馬之後期曩惟五日
猶望雙旌孝綽已傷威明尙壯屬反棹於及門諒多情者不薄逮
流火新秋有登樓舊約薄緣落魄未動江關白馬刑盟但標持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天

元禮青蠅託雅返顧念於仲翔蓋欲哭者歧途之間而未邈者山
河之際正翩舉之飛鷗初聞路曲而容與之野鳥未發藏盡條焉
飛揚垂然草露起晦冥於玉女及紫電之三時掬寒淚於金人是
青龍之八月飛兔沒而流星沉青鳥歸而大章出麋角懷瓊孰辨
羨門之暎靈蛇化鼓而符籙野之年惜神理之難憑使風流而頓
盡爾其絕絃徒有季鷹顧焉賞音亦徒安道夫時腹痛又在窮崖
歷塊衝風逢蚊蚋之折雨攀鬚絕景適烏鳥之晨號遽使玉樓差
藥更無折柳之情上國歸時空於懸弧之約既而章帝不還九秋
將序存者曰窮沒者日遠跋涉渡江遲回故道知愁予之渺渺益
對此而茫茫計聚首則河漢雙星報知交則雲泥隔路維其傷矣
如或結之於是追念往年蘭芬柏悅寒水閒以浮瓜清言驚於漂
麥仲宣之屣與節信而相疑漢陽之榻與豫章而互龔間以雅歌

時逢雜坐阮公平其傀儡處仲碎其琅玕雖樂死之可甘而斯文
之未喪爰覽懷中三年不滅之字以及生前千金未許之身郢匠
伯牙想異人其不遠中人上次諒鍾情之在茲及憶蘭薰相看楮
葉畫筵訝鬚車馬龍蛇之狀清商度曲霜雷鬼鶴之聲每欲相裁
顧嗟靡及道雖少殊言猶在耳而今已矣文章摠蓋棺之業暗投
亦長枝之生百身之餘既莫贖兮千載而下誰知言者嗟乎投左
足而先望是蛙井之乾坤忽右肘而生楊盡鼠肝之世界震澤涸
於鄧林旣莫收其暮景操蛇憂乎世力故不可以無年是以易著
於離方中有鼓缶之歌詩傷云暮並坐奏思憂之瑟彼叔夜之引
年季倫之咽氣固彼生之不遂亦感此而同哀矣嗟乎百丈之峰
必有崩松十步之內更無豐草虎在市而天駟麀麟在野而人龍
去蓋元中眞宰所厭者塵界之浮名海上仙宗必致者人間之麗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无

藻故司危司祿下有哭泣之星爲壁爲奎隣於封豕之域四十五
六年正小分之陽九三萬六千日多半百之晴陰或有差池亦關
忌妬故兩朝勲望宏景削飛昇之籍一州徵被香山壞欲就之丹
此有識所寬中達人所破涕也但賈勝亦其不多典刑顧又誰在
徘徊者峴山之魂蕭條者寢丘之祿玉馬離懷嶺表千年之算寶
雞後祀秦中五穀之悲則所慨武子之莫從傷文人之無命耳若
夫響寂驗斁土埋玉樹芙蓉秋萎王儉之池菜施春滿蔣公之徑
使黑頭公輔次於脩文而七尺仙郎返於謫籍周南絕祀典之篇
茂陵逸平生之草與夫拾芥盛年敷榮華屋此言之不足以怛心
而念之實增其寥落者乎某託單門近交有道周叔牛醫之雅少
卿馬史之知欲附青編相期白首詎占星於初聚而就日之遽淹
初云太晚亦果然矣嗟乎八挺之表若土與偕六合之間吾黨尙

在家駒子駿是天祿之餘標飛虎阿彪卽孟堅之后武入夢蛟龍
淒冷梁間之月在天精氣玲瓏箕尾之聲去矣滄桑異路懷哉桃
李無言魂不可招傷其何極倘不棄乎予交蓋聞訃而太息

祭蔡外伯母文

張福永曰蓋蔡石山計部之內子文明夫人之
伯母也石山名乾釜萬厓間進士爲民部郎

嗚呼自計部公之歿於今蓋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
計部公不得而見也而計部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
之吾外祖味蘭公張福永曰公有三子伯計部公仲乾盤與之歿
公春溶之父季乾蓋文明夫人之父也於今亦五十餘年鄭伯母之勤勞貽謀克家味蘭公亦不得而見
也而味蘭公之勤勞貽謀克家則吾伯母皆見之嗚呼身居闈闕
被翟茀而親糝緯之事課農視桑閔若不及者於士大夫家唯吾
伯母一人而已去歲臘月伯母已困於藥餌臥床蓐間日喃喃課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十一

三

僮僕種葵蓄旨云歲且暮不得忘若事也值外祖忌日強欲起命
庖人視鸞刀云吾自袒割柰何令他人爲之在古之詠蘋藻祁祁
夙夜效勤瘠土者抑能遂至此乎吾伯母在而吾命內人常得女
師而今已矣吾登堂十餘年雖未及面伯母而獲聞其操行及其
所言誨雖古人所錄敬羨而下奚以加焉吾伯母考終旣越月道
周方滯於海裔未及獨拜床下輒先布其意以炙絮將之情不能
文亦不敢以游詞掩吾伯母之實惟吾伯母之靈實鑒之

蔣憲長誄

張福永曰晉江蔣太史若柳奔其父觀
祭之喪行矣翰林諸公請子爲之誄

天啟二年五月六日江西北按察使九觀蔣公卒於家越七月
廿日訃至京師子德璟強攝冠履告關下遂衰服匍匐出都門不
復設位受弔賻禮也道周輩旣奔走握手不盡能及乃從諸兄弟

詢公行狀言附椒絮致詞於家維公中身策仕黑頭負公望之聲
觀化懸車暗首及成章之慶雋不疑之行錄平反每問北堂吳長
桓之繕簡綴裝恆稱季子閒居足樂而清濟通原德產堪師而西
豪改里所以攀輿折杖無安人之哀東巧占星有慈明之譽九京
歎復趙良無取於咎楊三立可家范叔不張其龍豕故長松之下
稀讚盛陰江漢之原難名甕口公以世美蔚爲時宗灌壇風雨蚤
避雙鶴之書嶺表雲霄坐息羣禪之響計所全活不下萬人向使
陽報不差則百年非遠就令陰符可驗卽千簡奚窮而沾巾涕隕
漬酌悲從同廢蓼莪之詩其送差池之燕嗚呼傷矣繫纏緘索同
雁使以分書苦塊華磚其高秋而送目信瞻望以何及疇有情而
不思 倬彼有蔣組纂姬氏星紀沿流清源發峙世爲德門疇多
離祉植根出枝揚蘭取醴粵雜我公來彥所師照鄰通中翠華金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十三 三

支詩言含霧書通覽嬉彪固之間自謂過之元鄉無時公炎無地
公騁長途繫鞭直轡雖不服輅亦不肄肆况有名駒月蹄日趨間
讀鵲徑寶後驅風通道江山大人之功迨爲祝鳩不愧列宿四明
青華寧帷出袖漾漾江流涵澹奔洲攬轡登車誦公比休明威所
暨迄於交域鵲鵬雙音脉思來格眎厥黎勳在於不殺一言當師
五指加額由今乃觀懋烈在焉勇名智功哲人不先伏波削治魏
絳慙懸仁人有後誰云不然畏壘存桑河西食豹坐喬吟風瞻巖
識貌見我蘭君知公壽母比謝推荀優龍劣虎以浣厠膾以晉潼
爵戴勝蓬首云胡不樂煌煌來章雕璜鍛金雖不能加亦慰爾心
碑勒峴東書諡上林

張汰沃哀詞

崇禎庚辰祓禩之月紹和張先生考終於正寢粵月朔日壬子其

友黃道周乃來自梁山拊棺慟哭爲哀辭以告於先生曰嗚呼罕
虎逝而國子悲郢人徂而牙音絕信道契之難符故神理之同結
况先生而棄予譬心舌之分裂當夫定交杵臼推分僑札呂安稱
灌於山陽嵇康共鍛於洛邑差肩十年之會遙志千秋之業蓋無
言而不酬時去梯而獨接迫於衣其京塵舟齊李郭出處異尚淵
田殊躍趙子高之抗揖離羣田革子之鐘鼓不樂梁鴻發噫於北
邙盧敖謝肩於蒙穀未嘗不瞭焉後塵瞻焉空谷又至文酒肆會
川巖喻適投閒而作百家披襟而湛白石得鄙趣者晤之濠上寄
眞韻者賞其傲逸雖有二則不可亦何遽遂無一乃若萬里剗鱗
長宵解素高擬昔賢遐選近步名苑之味列芥薑蕪園之霜殺狐
兔雖久在則歷儕輩又何遽改於此度也嗚呼有四海之譽者求
退良難綜百代之榮者享年蓋少劉士光之獲麟不半古稀阮孝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緒之神明初登耆老蓋皆已指牖下爲仙都望林園爲蓬島豈必
張忠之朽落乞歸陶潛之期頤孤掉况被羈繼去恐不遠既息劇
鯨又何足願李宏酣飲以謝鄉人叔度棲遲而慰親串逸少東游
有撫掌之資孝孫覽書無降璧之歎詎一芥之相存足千載之興
勸嗟乎先生高蹈遠引至今信矣顧彼後死問難析疑誰爲質者
松枝半折知塵尾之就彫高臺就傾誦山丘之零落繫青雲者益
稀和白雪者彌寡值龍蛇之當歲宜兕虎之號野木葉下而霜鐘
鳴嶧桐枯而石鼓啞已矣哉尙友三十年著書四百卷今也則未
聞古人恨不見張堪有子已託朱暉盧生之情見許王衍豈必待
夢而鈔素車感書而抵几案者哉

陳太公哀詞

崇禎壬申春正月弓甫以學憲銜命粵西時余方再疏請門禾就

道既數日得荷骸骨歸墓下而弓甫躑躅使車聞封公學箕之喪
憶余未出都前數日尙爲詩四章識文昌萊綵之勝馳寄弓甫不
及也自買躑走吳越凡三百日乃抵家弓甫已居廬出謝客矣追
惟往昔提誨廿載盲風晦雨勞苦慰藉幸各矯首鴻燕差池桑榆
阻波歡會不極弓甫方播常夏之音余已受鹵莽之報現前咫尺
不獲相明誰復待千秋申割骨之痛者將効孫楚之慟疑於不倫
復誦龍吉之辭明於淵遠聊爲小些發其故涕云

緊太樸之未散及哲人於方選肅粉社之鐘鏞迨子服其豆俎師
邴管之懿行邈不改乎其度既蓬華而委信乃軒轅之猶素昔值
余之偃蹇題枳屨以寶璐命鷓鷯以先後齊神鳥而來下知諒者
之固鮮尙申誓於夢寤庠瓊糗以相要賡丘軻於遐步古者旣不
及親暱來者又不及此敦固睨鵬鳩之殊適悵美人之遲暮虎豹
韋坤正氣集 卷五 五十二 三

關之峩峩麋鹿羣之喁喁瞻疇昔之佚蕩將從誰乎燕語御炎羲
其旣遠凱戴又邈不子顧穹路去其高駝誰矚予之惘互嗟有命
之在天朽不朽託於自豎陋陳荀之姑苟固非靈之所自處揆靈
德之衰茂嘗不宿於冕輅亮干春之可期奚必指佞崖而道故

蔡清谿行狀

洪思曰蓋詔安蔡端卿之親端卿者孝子也神宗壬子初
與子交便以此爲請時子方補諸生艸艸與之烈皇庚午
子將往官京師與端卿相見於虎巖舟中已去之二十載
舊卿頗有缺失再書歸之謂端卿曰欲使後人知吾夙契
也舊卿不復更定

吾漳南垂束盡海瀕冠紳間出能言之士咸稱清谿蔡公云僕年
穉寡所師識旣稍游郡中適淳安方公望山來治郡下車問左右
蔡公安否左右無知者旣乃言蔡公在淳安爲廉吏皦皦受汗亟
走元纒迎公公敝車至郡太守爲之掃舍始人人知有蔡公也歲

壬子子始與蔡伯子交屬僕狀其行而公已先二年庚戌葬於帽峯之陽胡青州銘誌其墓矣旣誌之僕又何言以僕所聞與伯子所爲狀核之青州者詳公之行也公諱方平字君衡號清谿其先有金谿九學士者唱道碧浦遂家之生三甫長蒼甫四傳爲其王大父興教授里中不受脯贖有金谿公風興生富富生聳是爲公父蓋世潛德云公生而穎異善記誦入耳不忘時寡書籍公但從師友講聽歸輒成帙十三遭父喪禮若成人時值大稜大母陳氏已老而林孺人抱公弟呱呱在哺公乃南游湖中歲得米負歸旣遂補海陽諸生海陽去家不三日然已屬粵中衆目攝公公亦自引去時方十六又六年再補邑諸生辛酉督學臨海金公拔置第一由是籍甚士益歸之時大史警庸林公觀察後林胡公咸命子弟執經就問而公復徐徐多困金車旣戊寅以明經選試太學少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番

司成周公見公文許爲大器已卯闈中誤寘乙榜少司成見公名嗟歎久之同事扼腕公了不異常至丁亥調選偶以身言違格例不得爲令適楊太宰見公所試論奇之破格授淳安時破格得除今者二人公一焉公單車至縣道大饑無賴子嘯聚驚惶關左公日夜撫循請發所貯粟募諸良人所在作糜全活甚多又諭諸無賴各解贖謝去先是數年有盜劫茶園富室捕無所獲適流民竄嘿等爲同儕所陷遂抵罪自服前後覆案無異者公初訊獄見此輩皆羸老詰責果無異狀遂具牘請於當道得不死者五六人人咸稱神君矣公治淳安未期月矢志旁皇體中如腊而輦上人猶從公問膏脂公笑謂吾一博帶縮百里卽數日已褊矣吾無所得鞞鞞佩璲也居無何公方入覲遂大計中公長安貴人識公者徒爲咄舌頃之移福寧州學正州守高公汝梅素重公公日與諸生

剖析疑難未嘗一與人事適文廟災監司李公從形家言議移置松山松山去州城十餘里公持論不便謂移廟當移士廟移士不可移是棄廟也李公聽公言以公負奇識益折節公既三年乞歸遂以王傳與歸蓋公歸不異其爲諸生也邑中賓席數借公而公益隱約若不爲名者然性慷慨急人之難胡青州嘗言方得淳安未出都門時有邑人絀網無所解公告青州此人誠不賈但吾與爾嘗識之何立視之死青州意不可公力言於鄉大老幸得脫視仇者猶在公乃私覓一馬與之同載夜去公旣不言鄉亦無知者也公家近斥鹵民多艱食邑令以徵輸課下鄉責所在民輸粟歲千石民洵洵動也公馳書極言利害竟得寢則公經濟自許云公數躋名場又坎壈仕路然未嘗見憊懣之色家居盛暑必衣冠與人談義利剴剴若割當方望山時人多就蔡公者公亟擁車戶曰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彼自就使君非就蔡公也持一刺過郡守人謂公少貶抑公徐笑謂吾自彼舊令彼自吾新守吾故不失其故而巳嗚呼如公行卽方公不言人無知公者乎如人言明經爲令尹不自潤無所用令尹爲者第以明經爲一令尹必自潤亦何所用明經爲者漢明經多爲達官然亦卒老博士袁邵公爲縣功曹不與從事持書以任城令有聲稍遷治楚獄多所平反遂顯名天下數世爲公今蔡公爲縣令絕去干謁使民不寃而復一博士何邪又聞公彌留時戒無厚殮毋過哀毋受賻及口授還眞之賦謝故人嗚弔書又幾塵脫生死之際者乎公卒年七十有七子男四長保禎卽僕所稱伯子者其行畧載郡乘中

姜太公墓誌

嗚呼士君子抱奇質不燕廊廟可以巖穴自老而又有令譽著於

霄壤不克自逸以齋志於王事此其人必天命之以曲折綱紀於人道無疑何者抱奇質而皆燕於廊廟則巖穴無士焉世之燕廊廟者皆自謂奇質炫采朝權無再世之觀既不燕於廊廟而又老於巖穴寂寂霄壤則其奇質空抱日月之精華無以自照既有以自照而又安逸食再世之奉若無與於王事者則其質不奇花飮果落若日月之無所朝夕也於是天命之使其求名而名不遂逃名而名歸之使觀身於所生以得其生又觀生於所死以得其所不死而天下之爲身名得其生死皆歸於道有知道者觀其一世再世而百世之道槩可見矣予所見有萊陽謹洲姜公諱鴻里字汝岷初從其父挺城公爲文章挺城固高士不屑爲博士學以好古滯諸生乃山居吟誦不履城市公從之學文益奇關中文太青見其文以爲山東太青也首置之久以奇不售貧益甚當是時萊

乾坤正氣集

卷首于三

姜

陽之文苞蔚初吐公若小試輒颺去公諸子如給練大行輩必不復沈挫深頓畢志於文章亦早腴潤以公子擅文場爲灰目之所輕詆是公之困苦壹鬱不遽颺去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文章而卒售其文章者一也公旣喪父手自治墳墓與一老僕分步策蹇從四十里外負甘脆歸奉北堂以其餘給鄰里窮獨或間出收埋道歿亦不甚課兒爲文章而給練大行輩文章日益進先後成進士公奉太孺人上下眞州分給練之冰蘖者幾十年眞州父老之信公如公之信其子當是時東省薦飢以公介貧卽爲官亦無以葬無以養世之學者皆以獨行好古爲陷阱自公有子天下始信獨行好古之未爲不效是公之委蛇上下星徽天實假之使不得於政事而卒成其政事者二也公從眞州持太孺人喪歸不數載給諫大行名實著於天下鄉里貴人日過從者戶限爲穿公乃櫬戶

時時召窮巷舊識舉酒割餅曰朝廷多故居園東無事吾兒子爲
官安能如鄉叟相守之樂且鄰叟戀隴畝不能幾時居亡何賊泊
城下公發砲中賊首賊爲退又亡何賊夜襲城城陷公牽子弟巷
戰又中於臂被執去索金帛自贖公罵曰賊奴吾兒爲清官聞於
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能從賊奴買命爲遂遇害當是時或勸
公微服從竄出公卽出亦無害於義而使天下謂以子貴者不任
王事父可以子免子亦可援父以自免公以臣教子亦遂以子教
父故公之名實乃巋然出二子而上天終晦之使不得於勳業而
卒有其勳業者三也是三者皆命也而亦有性焉公以是三者以
立其身以中其親以終其君故爲君子負奇質而領其身名者或
得或失或生或死天皆命之以曲折綱紀於道若謹洲公其著者
矣天啟之末年逆當建祠公爲危言忤有司或迹之公急攜家入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三

山巒姓名爲人耕傭及哀詔至公從縣官後哭至失聲或問曰子
爲諸生何哭也公曰吾知爲臣子不如爲諸生其真摯如此公之
遇害也季子坡從東城趨至抱父屍罵賊被執去夜舉火燒賊帳
覺擲殺之諸娣媳俱死訃至伯子塚以論事拜杖警庫中叔子塚
嚙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猶以塚非獨子持不下久
之心憫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臣議優典未上而大橫之兆又著
矣故天之曲折以命善人非臣子之所能治也得君父之意以受
於天謹奉之耳公生於萬秣癸未三月歿於崇禎癸未二月伯子
塚字堅卿爲給事中仲子圻未第叔子塚爲行人季子坡殉父難
其存恤加贈皆在中興俟昆命爲銘其墓曰穹宇將顛誰與支不
周之木獨巍巍奇質經行世所歸天寶雕之爲人師一門義烈騰
天遠爲天先行脩羽儀子孝臣忠天所規上帝不啻嘗知之

夏母王太夫人墓誌

松楸引涕墓社興悲豈其然乎予每聞人談生我劬勞未嘗不破涕輟筆也無他貧不逮養痛不及呼則號咷隨之矣夏母王太夫人出於名族嬪於夏公子繡襦登仕郎有子國山敬歷中外稱名公卿太夫人又壽七十抱三男孫是可以輟唏噓者然且不然猶是母也而報之不同以予所見天下之可稱子若母者夏國山與王太夫人而已國山爲司農臣比粟德州與太夫人俱取廩米得羨頭斛半斗必還之公曰吾太夫人給孱子錢不贏半文曰吾太夫人風守河不腐不紅曰吾太夫人及天子探其聲實自農臣擢爲給事中則太夫人捐帷障已矣國山聽其忠悃皎然於屈直之際曰猶是太夫人之教也且以許人則如許國以許國則如許其親故子有遺其官不遺其親國山旣用直言出補外游爲藩臬及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末

爲福建觀誓去太夫人歿時十二年矣猶三貽書談及太夫人行事縷縷如臨機杼時嗚呼七十孀一子上冀爲聖賢中冀爲君子最下爲卿相如伏鷁卯日火交取之也微國山申言則何敢忘而太夫人行實高於六德深茂方其佗封公管成庫時江浙人來輸兵仗中貴索鋪墊不時上封公憤歸謂夫人曰吾一官易敗溝壑何厭行當爭之夫人曰勸之何遽不解於是四方輸兵仗得無害者甚衆夏固吳人與徐爲內外宗凡宗人子姓來者太夫人皆子鞠之又爲封公置賸侍禮遇加謹焉昕夕持素儉約終其身予聞之何元子曰國山受母師賢於國傳其堂署牀几皆書母遺言用是廉直著於天下予攷其言信然爲之銘曰石生自堅蘭生自香衛以一慈來茲百祥吳雲如舟燕雲如車屬氣自天猶聞詩書籠章煌煌以慰管庫視此尺五上三殊樹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六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涇縣潘錫恩校

三

四明先生遺集

明錢肅樂著

涇縣潘錫恩校

乞假歸葬疏

謹疏爲天下第一苦臣臣心第一苦事謹涕泣陳情于聖明之前
仰祈俯鑒苦衷特賜假歸葬少全人子之情少遂烏鳥之私事竊
以謀國忘家者臣子之心推情及下者帝王之誼故四牡遣使則
歌將母以送之蓼莪失養則呼昊天以哀之凡以人子之情不容
奪而終天之痛無已時也况臣父母非如他臣早膺恩典久遂甘
旨得少道不孝罪萬分之一者乎憶臣生年五歲先母楊見背伶
丁孤苦迄于成立幸賴繼母傅天性慈和鞠育過於已出先臣益
忠早餼于庠屢賦不第每以忠孝訓勗臣等臣家世受國恩清白
相傳不異寒素至臣之身而窮彌甚臣兄弟十人入無兼人之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一

出多百結之衣臣母保抱之餘繼以炊爨炊爨之餘繼以針黹夏
則暑汗浹衣冬則凍血盈指臣言及此痛心萬裂方幸邀榮科第
少效菽水而臣父見臣清苦忍受寒暄之職司訓瑞安者三年端
安人德之爲臣父造祠設祭至國變驟聞各處生祠十無一存而
獨臣父祠爲魯靈光則公道在人心而先臣勞績爲不容泯也臣
在太倉六年並無劣狀止以催科不前屢遭鐫級致考成恩例不
逮先臣臣猶自顧齒髮未衰他日戮力王事當可補請不意癸未
之春而臣繼母又見背矣癸未之秋而臣父又見背矣臣號泣奔
走嘔血如注命不絕者一髮三年病廢兩足跛蹇卽臣舉義時猶
從床蓆中投袂起也嗟乎如此苦狀鄉里所共知誰謂其不然乎
臣連遭大變毀衣銷帶竭蹶喪事臣父骸骨尙不能返臣徧地行
乞乃得于今年之四月歸里甫完喪次而南都之變聞矣擬于七

月初三奉柩入窆則又以起義不能如願矣改期于十月廿四而
又以脈復無日淹留江干不能歸矣萬不得已改于今月之十八
日者皆云去今年不葬則山向未利須俟之二年後痛念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况臣又以多病之身遭逢多難萬一三年之中卒卒
相從先臣生不能盡歡于前歿不能盡禮於後萬世罪人含恨入
地矣今業定期于十八日伏乞主上念天下之臣惟臣最苦天下
之苦惟臣最痛許臣以義師暫委營將統領假歸十日葬畢即趨
江干共事李令伯云事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若臣臨墳哀號
盡情于父母者不過一日自此以後犬馬餘年皆爲主上效馳驅
之日則又不僅于長短之間較其低昂者也謹瀝血悲鳴懇主上
鑒天下無無父之國親喪有自致之情特允所請以全愚志以宏
孝治臣曷勝稽顙向闕陳情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首五

二

懇補派餉疏

謹疏爲臣兵四十日無餉望絕不繼勢散可虞懇乞主上立賜裁
酌以便進勦事竊惟民之所恃者天也奪民之天不可况奪兵之
天平奪民之天是去一生而得一死奪兵之天且去一生而就二
死矣憶臣六月起義相守至今六閱月雖無尺寸之功頗着斬馘
之效所食錢糧皆動支義餉並不絲毫以煩官帑前則督臣謝□
主之後則餉部主事吳□主之源源相繼以至于今雖或半月或
二十日曠隔不繼臣未敢以庚癸之呼仰實宸聽者臣知外解不
至戶部點金無術亦知臣郡卽解尚不至絕望也今四十日矣大
聲疾呼而不應矣呼之督餉之吳□而吳□不應矣呼之協理之
萬□而萬□不應矣臣郡來者皆言續派之富戶尙支三月使其
安心輸納當無不應者而臣郡風鶴之憂接踵而至矣富民恨不

早窮窮民恨不早死如此光景尙安望輸納之日安望救濟之期哉臣若欲散兵而忒則臣郡好友皆謂臣有名無實有始無終貽書誚責矣若欲擁兵而戰則是父母不能繫饑寒之子于膝下而臣反能驅饑寒之卒于刃前此必不得之理也前此各兵無食伏舟而泣不使臣知皆相顧言曰錢某遇我厚不忍去然其時尙猶有望或姑忍之耳今望絕矣不能忍矣彼猶然忍也匪能飲野水食野草臣軍法又嚴所過之地實實秋毫無犯舍錢糧外別無奇贏可以供軍市者卽欲不舍臣而去尙能忍哉兵散之後□未滅不敢歸邱園躁動取咎臣又不敢優游侍從力怯胆枯素又無持弓挾矢之能不能充一卒之用則惟有一死而已主上豈忍見中興有期臣謬附舉義之人不死於□而先死於餉哉前面對主上曾言餉事主上諭以戶部那解臣竊見臣同事太僕卿陳□毀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家供軍親戚朋友借貸都盡欲向戶部那四百金至今未得臣兵每月支餉五千今不敢望一月或先支半月亦須二千五百金不幾望戶部如西江水平臣言及此呼號無路矣伏乞勅下廷臣詳酌或容臣散兵而去或別有救濟之術或一面先那移二千應年終之急一面勅撫臣蘇壯加意緩輯使臣郡不生他變則候至明年正月間或尙有甦解之路也爲此激切具奏懇祈睿鑒施行

辭加副都爵疏

謹疏爲微臣若再受官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並絕不可爲人懇乞主上立收加銜之命俾微臣量功可居主上亦留恩可繼事竊惟□□蹂躪中原浸淫兩浙夷狄之禍至此而極雍髮遍於氏姓淫辱及於衣冠豈惟孝陵作踐主上實慘動慈顏哉有頭顱者誰不愛髮有妻孥者誰不顧家今日此舉如火燒屋上寇至門

庭梃者及者瓦者石者汲水者負盎者持繩索者其家之父子兄弟奴僕婢妾罔不盡出以驅其一旦之急迨夫寇去矣火息矣主人行觴以觴從者或慙之以話言或酬之以金帛未爲晚也今突如之焰方張卧側之斲未息而主人且傾其盆盎壺漿以勞之一時鮮闕之人羣起而爭其餘瀝杯盤狼籍寇有喜色卽或幸而得忝而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呼斗挹漿無救髯恥則臣恐加恩太濫之不可繼也臣前者四辭僉都新銜意大都似此今已覲顏拜受數月以來恢勦未效實惓厥心不意主上允閣臣張國維之請復有副都之命臣不敢套辭敢縷中心達之主上切惟孟軻有云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憶臣起義之時兒童孀女皆想望太平今者有正供矣有捐助矣又有意外之苛求矣又有客兵押至東西驚竄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四

室係累迫脅之苦兩郡之中臣郡最苦一郡之中臣邑又最苦臣坐視臣郡之父老子弟流離顛沛冤苦呻吟之狀而曾莫之救猶復今日陞一階明日加一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一矣臣本科目庸流斗筭下器一時憤激遂統師旅數月以來碌碌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臣見同事如新授僉院臣沈宸荃大理寺少卿臣陳潛夫皆才畧淵凝機謀深秘而兵部職方司今太僕寺少卿臣方端士尤能陷堅突陣勇冠三軍登舟則索筆賦詩上岸則橫戈躍馬實古謝安石虞允文之流比之子臣層累而上而今官階並出臣下臣復受之不以爲恥是臣無羞惡之心矣卽臣前者少有斬級擒囚之事皆臣戰士奮不顧身深入巢穴之所致也臣鄙將如鍾鼎新呂宗忠俞國榮等斯實俠骨超羣血心敢戰亦以未得人杭不敢過請殊擢其餘步校皆枵腹荷戈忍炊待戰臣亦無以慰

勞之而臣顧以無功之人先膺上賞戰士其謂臣何是無辭讓之心矣古人有云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臣每覽古訓見冒榮苟祿則怵乎若墜諸淵見循階平進則瞞乎如登於天何至臣身遂顛倒天淵蒼黃素艷臣若不激切辭還是臣無是非之心矣竊念臣興師舉義不過爲名節二字今反以舉義喪其生平何以謝人言何以懃方寸伏乞主上念臣所辭非格套亦非飾情特允所請俾臣得少效尺寸之功再受非常之賞并欲主上少留不盡之恩以爲策勳之地未必非鼓舞人心恢復中原之一助也

諫內戚宦官典兵與政整肅紀綱以救萬民疏

謹疏爲欲滅口必先夫致口之媒欲安民必先夫害民之賊特疏具陳懇主上大奮乾斷力行振飭以肅朝廷紀綱以救萬民湯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五

事切國家喪敗以至今日九州之地僅得一隅如燭之將見其跋如木之甫有其肆可謂危矣微矣主上居越城中雖不比前代人主乘輿荆棘之慘然百司未備百度未修可謂僻矣陋矣越城咫尺之地皇天之所付予祖宗之所寄托萬姓之所觀瞻皆萃于此可謂重矣大矣以至危至微之時至僻至陋之地而主上又處極重極大之任故所以望主上不容不備以周篤以切也宋臣袁燮謂人主必舉一二事可以聳動天下者發憤而力行之然後尊居九重而威震四夷今數月以來可以聳動天下者未見行一二事也而可以駭走天下者行之且不止一二事矣如某等戚臣也而典禁兵某等宦官也而一則典司城禁一則兼制錢糧祖制內戚不得典兵宦官不許與政今而若此是違祖訓也閣臣某援古証今劄切敷奏臣等讀其疏不覺泣數行下以爲老成人之忠愛其

君如此其至也今相守數日未見收回成命書曰毋侮老成人今而若此是侮老也臺省相繼進言主上且賜召對矣謂某等非戚臣乃功成也主上雖以功諱戚而天下萬世皆謂主上違祖訓拂人言以禁兵私戚臣則謂之何且某不過優游展席之間而謂之功臣將何以處夫二藩各鎮食風宿露枕戈衽甲之將吏乎主上又語廷臣曰此可不必夫事之大者孰有過於內戚典兵宦官與政之事若率此不易雖全盛金湯猶恐覆失况於存亡呼吸之間乎枚乘有言曰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震之此之謂矣夫某等自有應得之富貴臣等獨謂不應典禁旅司城禁核錢糧耳主上何憚而必違祖訓拂人言以重爲新政之累乎昔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臣等雖遠慚李沆然以爲不可者不獨一臣矣主上何苦而重拒衆人之請以遂戚近之私乎使某等

守其應得之富貴勸勉主上爲恢復大策則富貴可長久苟其不然徒以典兵司禁專理錢糧傲然侈大予主上以違祖訓拂人言之名于心忍乎其所謂傲然侈大者一日絲能幾日絡乎以爲國計則不忠以爲身計則不安主上翻然改圖追正前失所以爲主上計亦所以爲某某等計也古語曰三人從衆今言者非獨三人恐衆論不宜重違也攷前代人主所與其天下者人心而已屬當□□肆虐之餘人心吁嗟思漢一聞舉義民氣百倍主上亦思所以致此者何爲乎太祖列聖深仁厚澤之所致也主上嗣起小民延頸企踵喁喁相望曰今而後吾爲大明赤子矣吾髮膚可保矣吾廬舍可保矣吾妻孥可保矣今則不然軍興以來維正之供旣不能免加之水潦爲災歲惡不入兩郡之稼十而減七責之輸納已自不忍又重以強兵悍卒地豪土伯相倚爲奸越城內外小民

稍有寸藏銖積搜捕無遺傳聞一日之間抄搶者數十家係累相望掠奪迫恐或辱及衣冠或刑及婦女以民爲魚以兵爲網小民呼嗟莫必其命咸竊言曰吾前者望保室家保妻子耳今而若此吾獨奈何愛數莖之髮而子子怙怙爲無家無室之人乎臣等所恐者獨恐小民卒然一旦有恬然棄髮之心主上將安所用之書曰毋弱孤有幼民困如此而主上不救非所以字氓也撫臣古者方伯連帥之職任至重也今得加忍其頸矣然猶曰在外也今者者陳梧縱兵抄王鎮之家兩相訐奏業命廷臣行鞠矣陳梧拔又直入劫犯以去廷臣無一人敢正視者夫禁臣紀法之地廷臣勅命之官而恣縱如此唐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李愬曰吾今日膽落于溫御史意者今日無李勉溫造其人乎將何以寒奸胆而尊朝廷也荆本激業受總督蘇松浙西之命今飄然滌上月餘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七

矣浙西殘害屢聞未見作何整頓惟于後漕舟山之間搜索富人爲生涯耳而朝廷不聞一賜詰問一行督察悠悠忽忽縹緲無屬人主號今比于風雷以風有愷動之勢雷有嚴肅之威今玩忽如此非所以法天也人情懼則思患安則圖樂今中興事業未就口窺渡可虞而書帕滿街請托盈路昔先帝憂勤十七載而不免于禍灾者諸臣書帕害之也宏光立而猶不改今事至于此亦可憐極矣而猶不改禍本未去殃兆先見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昔賈誼當文帝時猶云厝火積薪今越城距江上不百里便息警恬烽諱言口事惟見寬衣大袖殿呵烜赫蒼頭盧兒豪悍林立飲酒唱戲殆無虛日歐陽公爲朝廷無憂口之心而嘗有懼口之色今并懼口之色而無之將何以大建中興之業成不世之功乎臣等非敢改爲懇直以取時戾憂休禍患介在呼吸有不敢不言不忍不

言者伏乞主上詳覽臣言勉思至計收回戚近之命立救湯火之民使朝綱肅然一新臣工毅然不振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保舉勤勞將士加恩獎勵疏

謹疏爲遵旨題叙勤勞各官懇勅部量加職級以示鼓舞事竊臣六月舉義至于冬盡醜口猶連天誅西北未領正朔鏝枯骨以爲糜剜血肉而爲脯膏血徒乾慷慨罔效此則臣之奉命無狀非將士之不用命也痛念將士自六月以來江邊苦霧澤畔寒烟甲在身而蟣蝨戈枕夜而旁皇捐室家棄妻子與臣從事于波濤矢石之間雖其天性忠義哉其劬勞亦可憫已遠追前古采薇遣使則云靡室靡家出車勞軍則云豈不懷歸誠以室家之念中材所不免懷歸之情良辰所尤切也頃奉上傳有勤勞將士各加一級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八

旨臣等方欲上請而明諭已先期下及撫隱人情無微不燭此卽采薇出車之盛何以加茲行見將士彌效馳驅小醜不難剪滅矣謹列名彙叙伏乞勅部施行

再懇勅籌派餉疏

謹疏爲臣兵有餉而無餉則臣兵有兵而無兵懇主上大示劃一之法以救垂盡之兵以收恢勦之效事竊臣舉義至今六閱月不敢動支官帑皆賴臣郡鄉紳士庶割肉相啖分膏相續今又於將盡之日博求接濟之方則尚有漏派富戶按圖索籍可得三萬金然是三萬金者名耳其間有未必納者有雖納而未必全者三萬之中僅可及半使其一心供軍無分撓旁出之令則亦可支月餘今接邸報又見內臣李某一疏奉旨宜波樂助銀兩准先納一半額收解進軍需方急有可便民裕國的李某不妨便宜奏行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捧讀之餘不勝警悸竊臣前者多言觸忌雖蒙主上優容然而劍寶在頸矣連月以來以言爲戒又何敢復與內臣爭然事有不得不言者卽言之亦與內臣平氣徐商正未嘗爭也甯郡之赤子皆主上赤子則甯郡赤子之餉皆主上餉臣得而用之李某亦得而用之今必曰專應與臣而不應與李某是爭也但思臣兵亦爲大明而來分應食官餉今者派地不及矣正供不及矣區區百方設處之義餉又復目張腹動必欲分之奪之且聞糧米改折一項業奉旨解臣軍前李某又欲誘而致之是臣非無餉也以奪之者衆而致臣無餉臣非無兵也奪臣之餉則必散臣之兵臣不知所以爲計矣若曰李某之餉與臣不相及則甯郡止此富戶富戶亦止此膏血不能兩及且臣郡又非桃源洞口別有一種世外人家可以供內臣之搜括者也懇乞主上明示畫一之法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九

或令義餉專屬李某容臣散兵而去利害緩亟總惟主上裁酌臣始終不敢與內臣爭也

解還新命疏

謹疏爲君恩難受臣志可原謹瀝血再陳必求天監許臣辭還事臣竊觀邇年以來格套用事大臣非不欲官也聞命而趨趨曰例應辭爾例應三辭爾及大臣有罪被劾奉表待罪朝廷雖欲去此人然猶優詔答之曰待大臣之體如是也格套彌繁中心不存君臣之志各遁于膏肓之間而不可問嗟乎此故園所以禾黍世道所以江河也主上聖明中興在邇臣等實幾幾有泰交之望焉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父有志揭日月而行之臣下有志納戶牖而進之非志則失其所以相交之具矣今羣臣紛紛勸進主上必欲俟之恢復兩京之後是主上所以爲志也何獨微臣舉

義至今寸土未復寸功未酬歷級升階顏面極使書之史冊又增一有君無臣之嘆哉且臣于二十四日十道並舉冀口勢已窮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庭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等猶然望岸而登循涯而返不知主上聞報何以爲心臣想主上之心又不自解何以爲心臣言及此非但不敢受抑不忍受矣臣持不復杭誓不再受一官之志竊欲上交于主乞主上矜憫臣愚特許辭還新命庶區區此衷得收之尸牖之中勿擯之日月之外伏候敕旨

諫遠整朝政以固國本疏

謹疏爲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禍在剝膚勢難緘默不禁涕泣直陳乞主上赦臣狂妄亟謀所以安國本甦民生事臣聞天陰欲雨則變象見於柱礎之間人病將危則怪氣見於眉宇之際今國統甫立不幸變象怪氣層見叠出今臣若畏懼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十

患忽而不言恐死無以見先帝敢痛切爲主上陳之臣聞人才者國之元氣又曰國之楨榦人之生也氣衛之木之立也榦挺之今翹車徵帛非不四出而無應命者賢者翺翔而往難覽鳳凰之輝不肖者翩翾而來不畏鵝鵠之刺可爲寒心者一也昔陽城哭介晉國寢兵句踐字孤越人輕死夫介夫非死難之官孤子非忠臣之後而致誠于此則食報于彼豈非志有先感理無或奪者乎今者憲臣劉宗周一生正直臨難從容斯誠國之柱石不幸先殉謂宜遣重臣詣廬哭奠以獎忠魂而近聞謚贈蔭卹未協輿情雖勅部改正遲久未覆悠悠如此何以爲勸可爲寒心者二也張某憑藉寵靈坐得富貴外倚強藩之援內納腹心之助勢伴人主權傾中外主上雖英明獨斷而此輩因緣影射惑人聽指語曰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禍患之來必有其漸也可爲寒

心者三也諫鼓誇木所以立國下瘖上聾厥禍乃叢輔臣爲張某等直諫臺省相繼進言主上明諭臣工以爲不必夫導川猶虞或壅防口豈有盡言恐禁廷遂有寒蟬朝陽無復鳴鳳將何以杜絕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可爲寒心者四也管子以爲經制不立如渡江河無舟楫中流遇風其覆也必今舊德名流裂裳裹足後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有累尊嚴遠方聽聞徒滋姍笑可爲寒心者五也長林豐草狐狸所居人不之怪及其假借鬚眉乞取嘖笑浸假而入人之堂與浸假而入人之帷人皆怪之矣今反覆之輩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舉義而入幕此亦妖狐借媚揚聲登堂入陛之時矣可爲寒心者六也楚藩縞素從軍普雪國恥熱血濺衣孤忠感日謂宗子維城卽江干開詔不過聯親親之誼息同姓之爭豈有他心致遭口實而李某便面加斥辱賈誼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十一

文帝失禮羣臣猶引堂陛之喻況楚藩與主上同憂均戚者乎而凌蔑至此堂無陛矣不咄咄逼人乎可爲寒心者七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有其存者也是以古之賢君或雨下城而不喜或三日穀而猶憂書稱君臣相救惟是幾康而股肱不良萬事廢壞未嘗不流涕也今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中裋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可爲寒心者八也今何時乎陰雨覆車將伯呼號之日也謂宜倚仗得人員幅可恃竊見主上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臣知主上爲此亦有所不得已矣然而鸚鵡鳥怪聲東徙猶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引頸呼朋復作敗國亡家之事佛祖心傳燈燈相續闢獸沉塗趾趾相印可爲寒心者九也雖然猶枝葉也請言根本根本者民心是己今自七月雨水不時谿谷山澤之間漂民廬舍以十

百計民以水死一也東浙斥鹵之地風潮衝嚙石埭皆壞海水沸入西成失望民以飢死二也且今之披堅執銳者皆農民也起義至今壯者殞于鋒鏑弱者疲于轉輸父子呻吟夫婦愁苦民以戰死三也越城無人不官害民不淺姑不論其他卽以心紅紙劄言之各衙門取行日不暇給貨已竭矣而猶借貸以應此輩獨無父母妻子乎奈何其重困之也民以供應死四也東南故水澤國舟子倚舟爲命今一舟之集士卒蜂蟻爭舟小民忿恨無可如何或棄舟而遁或鑿舟以沉入口噉噉束手就斃民以窘迫死五也小民百口之家少有蓋藏地棍構串便來搜索藩鎮耳目既遠不及覺知今又有假藩鎮之兵入鄉抄掠鷄犬不遺宜紹城鄉少有贏餘之家幾于苗裔而髮櫛矣民以財死六也富民雖曰義應輸助然非有罪于官也今甚者拘繫矣小民幽竄囹圄之中號呼箠

之下至有甘心雉經者民以刑死七也夫兵所聚沿門供億一或不應排闥直入莫敢誰何或折門榻爲爨具或叱妻女爲僕妾間亦有淫污者民以辱死八也今又有甚者劣衿惡棍無所事事羅織富民以爲生涯或藉手爲羔雁東西餽送或洩憾于睚眦匿名蠹害小民危疑寄命漏刻之下至民以憂恐死九也始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恐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未至則兵殺之□既至則□又殺之以不忍一髮之故無所逃罪民以髮死十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怨如此天不怒乎合天怒人怒以爲國其能國乎繇前九亡并而十主上若不速圖變計臣不知所稅駕矣伏乞主上力救魚爛之民深思固本之義清明以滋君德嚴正以立朝綱爲師之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坤之上六龍戰

于野其血元黃使一詔而羣工拜聖十行下而萬里稱明庶洛陽有再睹之天九廟有重新之日矣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誠不敢辭狂妄之誅仍願主上受聖明之福區區愚忱天日共鑒惟主上裁察施行

再懇補派兵餉疏

謹疏爲鄞慈有兵無餉戶部派地獨遺謹籲苦情懇乞嚴敢補派以便進剿事本月十五日見戶部主事臣邵某揭帖有畫地派餉之說具見餉臣經畫苦心井井有條但八郡之中官兵義兵俱蒙派及正始雨露滋培百草咸潤獨是以孟波之糧專給王藩與協鎮等官兵而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獨臣鄞慈兩邑現統義兵守派杭湖瓜潤等處旣不見分本郡之緒餘復不蒙借他郡之涓滴未知餉臣何說處此如以臣等不肖不應在舉義之列也

乾坤正氣集

卷吾二十四

三

則宜明棄其人不宜陰奪其餉如以臣等不肖借舉義之名以虛伍冒餉也則亦宜嚴核其實不宜全軼其名况國主親踐江干臣等恭叩榻前過蒙天語獎勵則亦謬收臣等於葑菲之列矣兵科給事中祁熊佳奉命察核如臣兩邑竟無一人則亦咄咄怪事科臣應據實奏聞矣又况十二之戰臣等兩邑之師聯標深入亦曾首當強虜格殺數騎則兩邑之有兵不獨浙之人知之□人亦知之矣夫兵行糧從亘古不易欲驅飢寒之卒畢命烽刃之間恐慈父不能得之於孝子况此蚩蚩之民哉今餉司議餉獨見漏遺豈兩邑之兵獨能不炊而飽不續而温乎抑臣等三人能運變金石轉移黃白有神仙自然之功乎抑浙東八郡之外別有天地生之處爲臣等繼膏續命之區乎終夜思維不得其解伏乞主上勅下該部如可補派則立行派足以便催糧接濟如以兩邑義兵無濟

于用不必派糧望主上嚴勅臣等立行解散庶各兵得歸農糊口不至餒斃江干則浩蕩之仁與天無極矣臣等□爲舉義而來未滅終不敢歸見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隨諸臣從軍自效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太祖高皇帝有靈鑒臣此心哀臣此苦臣言至此一字一血統祈主上速賜施行

謝恩陳情疏

謹疏爲恭謝天恩并陳孤臣心事本末仰祈睿鑒事竊臣六月舉義輒蒙主上加臣僉院新銜臣三拜辭疏未蒙賜允臣念江干事急一官辭受之間關係甚小且主上玉體違和一切兵馬錢糧事務槩煩批答臣又以不急之章仰干睿覽爲罪滋大又蒙主上允原任大理寺臣章正宸之請槩以原官署事遵依至今未敢隕越忽于本月初四日差官恭捧勅書至臣汛地王言粹藹驚來滿地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十四

陽春天語琳琅似散九天珠玉臣跪讀之餘感激無地一面設香案叩頭謝恩訖切念興師爲國非敢謀官此勅降于起義之時或可褒錄以勸將來今頓兵三月杳無成功十二之戰雖曾擊殺數騎然以日暮收兵致士卒傷水臣不敢稱功止敢言罪今□勢日橫恢復無期此應降勅切責之時豈褒寵前勞之日伏懇主上鑒臣微悃許臣仍書原銜所降明綸什襲藏之待恢復杭州然後恭對士民拜受恩典庶主上予之非濫恩臣受之非失節矣至臣前題叙舉義一疏不過望部覆以慰將士耳臣弟肅圖肅範等原疏業言皆矢心報國不願承恩今部覆皆加監紀推官職銜夫監紀等官宏光之弊政也望主上痛切革除肅清朝政而臣一門先有五監紀名器之濫莫過於此臣若不激切辭還使慕義僇力冒昧功名亦非臣弟姪之願也伏乞勅部速行改正使天下知有少年

好義不願居官者若而人則芳名自足千古何必與監紀諸人肩
摩擊擊炬赫道左使越城中竟無投足之地哉緣恭謝天恩并陳
孤臣心事爲此具奏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陳越中十弊疏

爲□無渡江之能越有招□之漸謹陳大弊十端乞皇王以爲前
車勅臣工實圖打算毋使風雨泥塗後呼將伯大家拍手莫救淪
胥事臣竊惟周人刺厲引殷作鑒賈山規文借秦爲喻皆咨嗟近
事翼相譬曉然臣猶以爲遠也近如越中僂起僂敗目前急症皇
上亦知過江之繇不在□而仍在越乎夫越人禦□者太過譬之聚
扶病視師居越一載實謂勞苦而臣謂之招□不乃太過譬之聚
羶于室而曰吾以驅蠅也揖賊于門而曰吾以防寇也以招之之
道禦之不謂之招其可哉越中招□之事大約有十臣請數之願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陛下留覽而垂誠焉一曰大臣之戾氣招之也皇上與魯王同根
其枝叔姪之親不啻父子皇上之待魯王不爲不厚魯王之奉皇
上不爲不恭而諸臣自作疑猜互生嫌搆致廷臣進持重之說皇
上愆親征之期古人有言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越中滿城乖氣
欲以驅□可得乎事旣已敗諸臣拆人門戶毀人堂構于心大快
如國事何皇上聖度如天斯廓決不以前事爲恨其繫念魯王料
復憂形于色但恐朝臣仍執喻見以快前恨欲使浙人自救其頸
而閩人自封其關事將大裂願皇上急發兵救浙毋爲羣議所搖
也一曰大帥之驕氣招之也憶臣等起義時王之仁降□之後回
心向義臣等相與築壇以崇其禮羅拜以結其心行次紹興便爲
重權在握莫我誰何忌鄭遵謙威名便欲陳兵襲殺臣等委曲勸
解遂遷禍及臣旣隨魯王至越王之仁遣牌突入語多不遜魯王

含淚受之春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惡其威權之下移也皇上英
明天挺諸臣亦恭謹奉法然願我皇上慎之于未然也一日文武
內外大小諸臣之忿氣招之也自王之仁以凶詐狡詐開其端嗣
後無一人一日不在構閱中者或爭餉相殺或爭兵相仗或以閩
浙元黃或以戰守水火或挺劍于當朝或刺刃于公座或含沙于
意見之偏或蜚蜮于議論之左滿朝葛籐盡人蜂虿昔平勃交歡
以安劉廉藺釋爭而存趙詩曰不告于讎在泮獻功今越已至此
悔之何及閩中得毋亦有元黃水火相訟相仗未克滌乃心肺以
報國家者乎願我皇上以純灰三百斛頒賜諸臣令各洗心毋貽
後悔也一日文武之寐氣招之也臣嘗從江上入城見諸臣候至
晌午傳魯王坐朝諸臣端拱翔步履聲豪然近前行四拜禮絕無
籌邊妙算憂國遠謀殆詩所謂聽言則對誦言則退者比日映罷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六

朝諸臣交拜飲酒爲歡今日如是明日復然口方兢兢我則晏晏
口方矯矯我則嘻嘻彼其心非不憂口之至也視陰待漏偷一日
之安而已以爲夢則口耳聽說儼然醒也以爲醒而精神已斲斷
遊華胥之天矣夫口陰類也陰物憑人乘寐而入今其徵矣皇上
銳意發憤屢易師期未免金柅之繫得毋諸臣中亦尚有寐而未
醒者乎今日躡益紹矣長驅台温則閩患剝膚願皇上急呼諸臣
而大振之也一日閩臣之怪氣招之也憶臣起義時老成持重者
多腹誹心誘甚有對妻子號泣者及魯王在越則又借舉義爲終
南山生儒斷役莫不得官夫鬼見于庭犬言于灶則人皆怪之今
此輩舉動如此何異鬼而畫見犬而人言哉皇上慎持名器決不
令若輩倖嘗然臣竊見周晉昌憤臣起義至陰嗾王鳴謙來奪臣
餉臣之散兵費絲于此今已聯翩取高位矣諸如此者復何可限

又越之未敗諸人爭以拒閩得官今既敗之後諸人將復飾面投
身在皇上雖無所不容然而庸醫以毒藥殺人卽不償命亦當禁
錮其身奈何使庸醫流毒無己也一日武臣之活氣招之也自王
之仁安坐西陵娶妾爲樂此風一煽江上營官無不畜妾者奪人
粉黛不顧門外蕭郎多買燕支豈恤軍中靈轍女子氣盛戰鼓聲
衰回家則歌舞盈座出門則涕淚牽衣生趣太濃誰甘死闕况虜
所過奪妻妾爲淫樂我而效之其與幾何今皆烏獸散矣起兵以
來不畜妾不營私鞠躬盡瘁以武鄉自期者惟黃張耳乞皇上大
加褒獎以風示諸臣天下事猶可爲也一日諸臣之邪氣招之也
堂堂天朝僻處一隅人心搖搖莫能自固所以一呼羣應者繇正
氣勝耳乃紹興諸臣性命在草露間亦復有書帕請託營求諸不
法事刎喉而據天下之圖剖腹而藏夜光之璧人悲其愚也慮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七

及身乃延于國罪可贖乎皇上釐飭法紀百度貞明萬萬無此然
人之趨利如水赴壑保無有乘其罅而割之樂乎願卽申飭臣工
毋使他人笑閩猶閩人笑浙也一日諸臣之迂氣招之也口禍隔
江諸臣當以殺口爲性命是故稷耨荆棘皆戰器也盆盎瓶壘皆
戰資也老弱妻女皆戰人也飲食夢思皆戰心也故其氣足以壯
而事可以成今越中請經筵矣囚經筵而置官遂無不爲經筵講
官者請考童生矣因考試而講價遂使富家兒無非青錢選者究
竟迂腐之利諸臣受之而迂腐之害還中朝廷可爲三嘆息也夫
越中去口不咫尺猶尙如此閩中去口遠又恃皇上威靈可幸無
恐保無粉飭太平如若輩所爲乎願卽嚴飭六曹大小諸臣專心
辦賊也一日朝中之濁氣招之也吏兵二部爲兩藩奴隸百請百
諾朝奏朝發更始初立半冒與譏齊罔專朝狗尾盈座識者固已

病其不堪矣而誤國賊臣馬士英阮大鍼通國共知其奸百族思食其肉卽以方藩私誼免其誅夷爲幸已多而乃假之事權授以威柄豺聲嗥於都市鼠跡溷於圖書復倚以田仰爲其中窟連上六疏皆委罪於人引善自向而田仰稟擬翻謂傾陷乘輿覆亡宗祀皆繇門戶又云一片丹心千秋公論使口聞之豈不掩口今者口未渡江阮馬二賊拔營先遁以致江干望風奔潰此二祖列宗之六罪人所宜亟行正法者也臣恐二賊挾方兵自重復來投闕皇上赦而用之天下事萬萬不可支東南義士惟有蹈東海死耳乞皇上速令法司衙門先行踪跡弁將今日倡逃失守之罪彙入前日皇上欽定爰書得其人則寸斬以謝天下不得其人則存案以質萬世庶志士不至解體中興可圖也一曰百姓之怨氣招之也舊年口騎至抗人心已非我有幸薙髮令下民心怨憤故可乘

耳乃官兵所過搜掠無貽或據風聞牽連逮繫民間騷然如被大盜加以怨嗟之氣感傷天和旱魃爲災揮蒔無望斗米至五錢餓孳盈野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又曰挺而走險急何能擇民心蚩蚩特未敢明言耳其家人婦子曉夜私語則固有不忍聽聞者臣所以旦暮望皇上之至冀得收剝劫之殘局撫和釋之新絃而王師又不至口人入越豈待今日而知哉皇上以永勝馭兵失紀削其伯爵解其兵柄人心大悅然各處擁兵之將心奮手滑視打糧爲平常事保無離炤未及之地仍有如越中所爲者乎乞皇上于輦轂之下嚴飭紀律其在遠者則遣清廉威望大臣察核奏報必祈保全民命收服人心爲中興根本也越中招口之事臣畧疏十端其餘不能遍舉乞皇上隨事簡察盡反其所爲乃赫然以出關爲志則湖廣有定興之兵太湖有白腰之旅海上黃口亦確確

可當一面口雖渡江正是自趨死地不足慮也若聽羣臣之言退守福京我退一步彼進一步他日退至廣東更何退哉今日要着惟有魯仲連遺將書云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二語而已臣謂今日豈獨將軍宜爾凡爲臣子者各立死心以幹生業則身家可保身家可保則富貴亦可保苟不然越中諸人其榜樣也諸人死不足惜如皇上何如先帝之仇何如太祖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何臣言及此滿紙血淚矣昔魯王初至越城臣上直陳痛哭流涕一疏謂諸臣事先帝則棄先帝事聖安皇帝則棄聖安皇帝途徑已熟心膽難期今日事殿下他日有事將復棄殿下而逃甚者轉頰求哀賣降歸順不慮無富貴之日殿下將安歸乎今不幸臣言驗矣魯王出城果無一人扈從者諸臣心事可知矣乞皇上將臣此疏從容留覽刻戒諸臣痛洗積習他日臣受妄言之罪臣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九

之願也雖肝腦塗地以謝諸臣有餘榮矣臣滿腹悲憤痛抑不禁字格踰溢自知萬罪惟皇上鑒其愚心而曲宥之

太倉州志序

周禮行人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然則郡邑之有志邦之獻章也有識之士起而修之規模大意囊括舊章便已成帙而詮次不倫記注失當訛舛承襲淺陋擅攘以章來茲惡矣且也封域官師之類皆載乘微文罔俾懲勸若二都兩京賦頌之流未乎無以議爲也受先張先生博學洽聞所著述海內無輩顧自以生晚季時俗缺失不一釐正之流其何底爰取州志修葺舊志止嘉靖之二十八年茲迄今上之十五年前上自國典下道里言訪諸遺書諸諸故老搜諸異聞其考覆也宏其序事也當其立法也嚴其宅心也懇凜凜乎太史之遺風矣今讀其所志一曰封域志創始也

二曰營建志興替所肇也三曰官師詳於治人而後法可立也四曰學校登其堂守其器清其田則禮讓可興也五曰風俗志古道以正今趨也六曰選舉志盛也七曰水利州以水爲國民以水爲命荒畧弗事飢寒之本也故重之也八曰賦役志經費所出也九曰海運志太倉繇名也以循故道以脩不虞則忠臣之志也十曰兵防婁瀕海多盜練水師習險要門戶之慮也十一曰海事志亂始也循始以知終修之道脩焉也十二曰名宦蒞茲上者可以興可以觀也十三曰人物志往蹟列前美君子以無聞爲慚也十四曰藝文志贖也十五曰瓊綴小道可觀小物克勤胥是志也嗟乎此十五卷之中土俗之險易吏治之臧否民風之苦樂國計之盈絀時事之緩急士大夫之奢約武備之盛衰皆爛然有第執一編以登堂皇若握明鏡不買其面若坐指南不顛其轍豈與稗官小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三

乘傳說虛妄誇我土風耀彼觀聽者等乎哉若余小子不敏敬因職掌佐理賦役志一卷則狐裘羔袖必有能辨之者

兩試序

余待罪來几兩試矣一科試遵憲檄也一季試循舊例也是兩試者子竭其日夜之力以求所爲奇而奇者遇焉余又竭其日夜之力以求所爲奇而法者而法者僅遇焉夫法脉之說創自虞邑婁東諸君子顧遠之而效近之而或不效其故何與曰音貴比耳時傷知希世多文侯余恐欠伸之多於擊節也是殆不然今夫文之有體如人之有五官也今有人焉願隱於臍肩高於頂眉目易大唇齒反位世必姍笑之以爲怪顧獨於文焉前者後之後者前者整者散之散者整之分者合之合者分之猶相率而號曰新奇爲體一也於人則笑之以爲怪於文則以爲新奇吾不知其所持何

說也且夫法脉之說固有維於盡告者矣小智之士雷同相襲忘其故趾競號新粧以排偶板摺爲時樣以伊川紫陽爲趣談其不流於庸陋樸鄙爲人厭棄者幾矣今婁東諸君子之文家爭班馬人號徐庾敷陳時事則洛陽之才摘蔘詞林則建安之體率其淹沉浩蕩之思其登於法也甚易而又可免於庸陋樸鄙之詰然且奇者遇焉法者僅遇焉若是者何也豈以席上爲麴談以柱下爲誕詞兩者心戰未卜去從乎夫龍章修於保壤韶武奏於龔俗物非其類傷之者至今諸君子生長婁東德有鄰也唱有和也高山巖峩流水洋洋又奚慮聲徹睇博之艱乎用終告諸同志曰毋勞遯聽請從近礪

寅公制義序

咎人謂吳人不解遊趣虎邱卷石耳而登眺不輟每至花晨月望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遊屐相過觴爵凌波絲管填咽千人石上譁聲若沸彼豈知宇宙間復有七十二峯在其胸次乎余謂今天下甘近而捨遠賤異而貴同人情然也苟移七十二峰於城市之間其時達官貴人騎從之所呵斥俗子惡奴氣息之所熏灼其爲襤褸不堪當復不亞於虎邱熟爛時也文章之家好言風尙風尙所在下土聞而競走高者言秦漢卑者亦言秦漢高者言法脈卑者亦言法脈而秦漢法脈遂俱爲人厭棄今寅公獨以其盤礴上下之胸流覽載乘之氣取而閉之一室之內以氣合微以微合神將聖賢坐語誥誠先後詳畧之次皆在吾一呼一吸之內是秦漢法脈與人同而所以妙處不盡以秦漢法脈也涼月初上清風徐來奔驅俗流與二三知己坐千人石上橫膝談天下事安在虎邱一片石不堪作縹緲諸峯觀也讀寅公之文領趣無盡矣

惟崇禎十二年元旦之吉直隸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錢肅樂謹鐫
乃心用設誓詞于本州城隍之前曰肅樂叨隸婁土已越一載庭
草茂而鼯鼠弄人圍扉窺而青燐泣影前讒莫見後賊罔知罪積
如山謗流成海而肅樂乃泄泄然安未火之薪忽突焚之棟古人
有言一人三失怨在明又曰人誰無過苦不自知今肅樂翻然更
始而病耗其神枯城乏青青之孽任踰其量衆口非喋喋之懷然
其所不能者嗜欲昏其靈臺其所能者親友移其巨氣鑒不在遠
悔曷可追自今以往若猶任親戚之分榮不恤地方之後咎則肅
樂今年三十有三妻三十長男五歲次男二歲願一時殄滅以彰
顯戮如或不然則願世世子孫生男爲奴生女爲妾蹈其姓氏爲
將來戒煌煌明神其敬聽之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四

三

告情

蓋問報施之道若張弓然一往一來間不容髮者也若乃食進王
孫燭分鄰女一壺享千金之價片言增九鼎之榮當斯時也捐頂
踵而非有况環草以自將故乃宦遊所至敲擊肩摩烟霏雨集有
舉膏血以厭親朋之欲而不足者矣又或交以利堅情爲名使宦
况方遘熱中不禁揣測衡纊之間較量寒暄之際有交驩卿相而
布衣叢異日之怨階有結好新知而舊交發行野之悲嘆繇是狗
情缺法市德賣聲財物填壑而莫恤文書盈几而不顧將欲爲繫
接焉故人人得其歡心處處慮其失節也今肅樂自六歲喪母以
至弱冠之年惇惇子立形影相吊墜雨秋蒂未足喻其飄搖喪狗
藩羊庶幾像其顛隕寒羶欲嚙熱血爲枯斯時阮途空慟范叔誰
憐視彼富人顏色重於黃金咳唾珍其珠玉又安望有一斗一錢

之惠寸絲尺帛之遺哉幸賴天地仁德不遺幽陬涸鱗有遊海之期散木非溝中之斷雖幸得成進士授劇邑而初心慮以榮隱末路憂其福亡不料親戚友朋翩然至止夫以前言之則既無木瓜之贈而望瓊琚之報繇後言之則既甘作抱關之夫何勞煩賜朱文之軫况偉才詰彥巧用委蛇別尋名目既獲鄉曲之譽終解詎厲之加而樂範我馳驅猶虞傾步若其詭道益不償轅又御物應變各有所長情理兩宜從容不累而樂少成木渥之性長失韋佩之學每當情面回容對人則言詞蹇吃獨處則魂夢驚悸爲親友故以短益短以病增病抑何忍也樂撫躬自思失職之罪知不待三視廢之人誰能待五餘生無幾一官無戀豈敢禁絕遊踪妄希名譽亦謂使樂無逆天背理之事無欺心負國之爲則今日去官布衣餘榮今日入地夜臺含咲矣謹布衷言幸賜詳察崇禎十二年正月日具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三

一命浮圖會冊勸詞

日爲萬民請命天聽彌高炎威彌酷咎在吏乎抑在民也降殃弗吊遂至此耶效西京之薪卧措變社之危詞應挽恒暘終徼急需然而殘苗得植子遺或耐秋風封粟騰沽胥溺方驚暑日廣施不售憂荒政之有窮孤見寡問憫隱黎之無告且一人而總持萬靈之命法取無偏倘萬衆而各存一活之誠恩斯不漏吾鄉舊事實獲我心鄰邑新偏雅資婁政况若春杪至于秋半爲時當有一百四旬今從小暑逮乎重陽屈指止得四明三晦全活一命纔籌錢粟僅須二緡有奇積德千秋定卜報酬詎啻九疇大脩哀於乍見必矢速護殘生力可廣延不妨擴行宏願匡拙吏之不逮格上帝之無私豈曰藐勲用伸敦勸

條列

一願倡募者領冊一本認救一命更于親友間展轉勸募卽自
已無力者但能勸募多人功德自應無量

一領單倡募者須卽于五六日內勤行勸發慎勿遲緩以稽善
緣繳冊須及時如式勿蹈勤始怠終之弊

一冊到願與者直注某認救一命其不願者聽

一有志存多命而力又足副之者聽得雜舉家衆姓名人占一
命旣可廣仁又不違例

一力不足者許以二人或三人朋占一命

一注認之後須訪查確實必得真實無告束手待斃者而後可
以當之無或忽畧受欺虛此善願

一每十日給米五升錢一百文自六月初旬起至九月盡止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四

十四

一每遇異鄉流落枵腹露居旦夕就斃者更當設處空屋半間
俾得容身棲息倘家無餘屋者或于大寺觀公所覓一無碍隙
地使暫棲止

一注認之後領冊倡募者每十日一傳單催訊以防冗忘

一至九月望日領單倡募者傳冊徵填名衆所救飢民姓名將

悉繳口處於九月終旬擇吉啟建回向道場請僧六衆誦蓮華

經六部具疏白佛條列賑主及飢命姓名集衆拈香設齋圓滿

以鼓善緣其齋誦等費首事獨承不煩衆舉

一有心舉斯會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真實飢民冊中卽注

某認察舉自一名以至三名苟不欺混與賑同功回向疏中一

併甲白

一此舉費少功大願相與踴躍從事約計米六斗錢一千二百

文便可全活一命倡募姓名領單倡募共募救飢命人認察舉
飢民者開記某人察舉及所舉飢民姓氏列于後編

察舉飢戶冊式

上書賑主姓名中書認救一命下書飢戶姓名及啟賑日月

祈雨疏文

蓋問司土所持者嚴必因重災以威失職上帝所全者大豈因譴
吏而奪民生亟仗經助贖三千之積尿管端邀穹鑒延萬齒于瀕危
薪卧西京刻期午澍茲者肅樂迫悃竊以常年苦旱猶當伏熱之
時屆秋稿禾尚有半收之望詎今歲亢自杪春倖彼驕陽迄茲暑
日序已愆于訛化功猶廢乎揆時卽日成栽已恐殘苗不敷于廣
陌移時罕潤直虞焦土盡殺其遺秧不耕而獲未之聞也絕食而
生其可幾乎轉念絕無之徵當非居下之咎自反勤民一念妄矜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四

五

竭盡五官迺前驅蝗而境避禱暢而車隨猶可隨稽其奉職胡今
者祝龍而雲歸舞羊而蛻現實難姑解于曠土然而臯若未深應
許較衡功過卽使愆成莫道但宜殃及身名于萬姓乎何尤使一
方其胥溺又或災生民社原不繫乎司牧之貞污豈其悃篤襄惟
未足挽乎偏簷之否泰上下互相攻責旦夕終仰滂沱維繹典與
于法華能顯大乘以沛澤爰嚴表率集眾宣揚祈有造之慈悲格
無私之覆載迅彰響應立予斡旋無論罪在官罪在民總以肅樂
一身擔持但冀重吾國重吾君毋使名區一時仰哂天雨龍雨冀
並注于卽晨霧行雷行必足沾于遍野焦枯可植信經力之宏深
顧越旋甦仰帝心之廣大若其今悃之猶隔惟奉罪躬而願焚勢
並情竊誠宜霖格肅樂臨疏可勝戰栗爲民請命之至時崇禎十

四年六月

四明先生遺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四

涇縣潘錫恩校

三

09972

